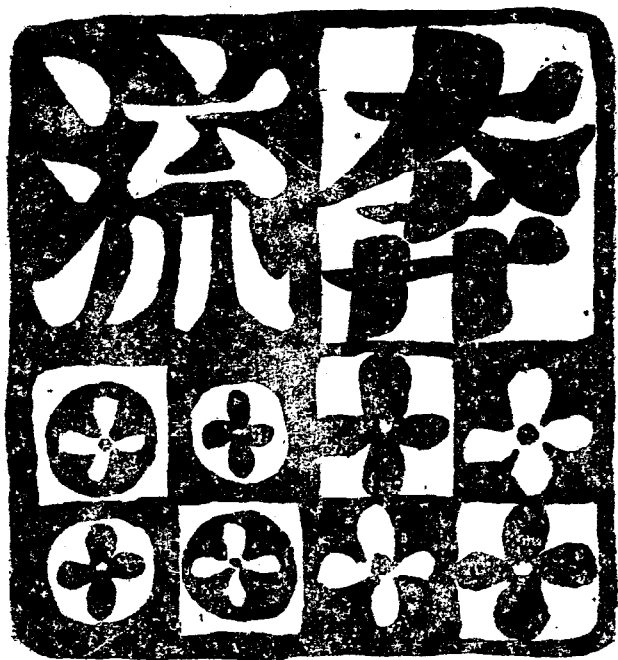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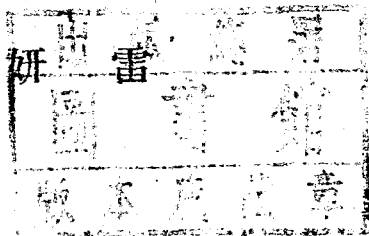


華北文藝叢書之十
短篇小說集



著



目次

利巴嫩柏木

背 叛

彭其棟萬歲

奔 流

封面：五件

三 一九 二



43572

著者其他著作出版目錄

中篇小說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良田

白馬的騎者

少女湖

鳳凰園

鹿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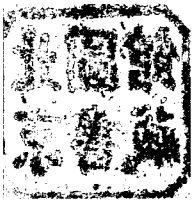
(藝文生活社出版)

(新民印書館出版)

(馬場增書屋出版)

(廣智書局出版)

(文藝書房出版)



利巴嫩的香柏木

我真希望自己是平原上的野草，或沙崙的玫瑰，或是水邊的蘆葦，或是約但河邊的百合，甚至希望自己是任何一個生命最短促的一年生的植物，免得見到世事的變遷，但是我却偏偏的是一棵利巴嫩的香柏木。我將要怎樣渡過這些悠久可怕的日子啊！

在利巴嫩山上，我生在母親——一棵大香柏樹的身旁；和許多同類的樹木綠蒼蒼的映着西方的大海，現在你們叫地中海，不是嗎？非尼基的商船在夕照裏結隊的駛往尼羅河口，再載着大量的非洲珍品，乘南風歸來，在利巴嫩的山上也聽到過漁人的歌聲，銀狐在月下結隊出遊，閃着數百顆胆小的媚眼；我的蔭下也曾沉睡過疲乏的行人；五色的鸛雞在小草上追逐着牠們的情侶呀……一切都過去了，一千年，二千年……時光太悠久了。

那些棕色的奴隸啊！是一萬，還是五千？連我的母親都沒數清。他們每人持斧、鋸、鉤

、繫以及繩索從海船上走到利巴嫩的森林裡，監工人的皮鞭聲，奴隸的呼叫聲，把一座靜靜的山弄得烏煙瘴氣，眼看著許多同伴被他們砍倒了，他們又來弄我，母親的枝葉護庇着我又有什麼用呢？第二日我和許多同伴一齊被人綁成一個龐大的木筏投到大海裏，好難忍的海腥！我纔知道利巴嫩山上的氣息原是濃香的；只是生長在那裏，久而不聞其香罷了。我記得那些棕色的奴隸說：「香啊？香啊！」現在離開我芬香的故事來到這腥氣難忍的海上，敏向何處去呢？母親仍在山上嗎？他們要我們有什麼用呢？我們雖然香；可是够笨重的了，要我們有什麼用呢？這許多的「不可解」把我的「木心」脹得發痛。

海水平腥是腥，但非常的美；夕陽的光灑下來，給他罩上了一張龐大的金網我們漂浮，漂浮，漂浮了好幾個晝夜，終於被他們弄到了一個生疏的岸上，又把我們分開來，因之我更孤獨起來。

天哪！我受了多麼大的刑罰呀！我受過鏡，刀，鑽；的創痛；由一個白髯飄飄的老藝術家把我按照天使的形像彫刻成了一個「木美人」，因為在宮殿的角落裏正缺少一個燈架，我就擔任這麼一個俏皮的角色，許多的同伴也都改換形容，裝飾着宮殿的內部；有的作地板，有的作護牆板，上面還刻着初開的花朵，或飛翔的鳥，我們悽然相對，有無限的哀愁；但是靜靜的，從未有過交談，因為說話又有什麼用呢？誰能把一個「木美人」再重新造成一棵香

柞木呢？

那天月亮很好，我室上的明燈都因之遜色了。在窗外的走廊上有抑揚的琴瑟聲，又聽到遠遠的人聲歡呼着：「所羅門王萬歲，王后萬歲！」漸漸的琴瑟聲加大了，加大了，還有齊整的步伐聲。突的殿門開了，五十對童女舉着明亮的燈火，輕輕的腳步走入殿裏，她們站成兩排；她們錦繡的長裙交錯着鋪在香柏木的地板上，看哪！埃及的公主，法老王的女兒，智慧之王所羅門的新婦！在月光下，在燭影裏，羞滴滴的依着一代名君的肩下，按着琴聲走向殿中，她的珠履軟軟的踐踏着無數的錦裙，在六重台階的寶座坐下，四對真正埃及白孔雀馴熟而站的寶座兩旁，高高的銅台上，有繡墊承托着后冕與后節，發着精金和寶石的光，那英俊青年的所羅門王親手替她戴上冠冕，又交給她那短短的王節，然後吻着她的小手說：「美麗的王后！我對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愛你直到永遠』。」兩朵笑着的紅暈飛上她的兩頰，廊上的琴聲又響了，那一對天造地設的情侶，行完加冕大典，就翩翩的回到寢宮。這巨大的宮殿裏立刻沈寂起來，五十對童女呢，白孔雀呢！都退出去了，琴聲也停止了，遠遠的還有沸騰的歡聲。

我忽然覺得臉上濕潤起來，好像我的眼裏曾經流出了忌妒的淚水，我自己懷疑起來，仔細看：原來我的頭被一個生着金色鬚髮的真美人頭貼着，她海藍的美目流着繁多的淚，澀着

香膏的唇一張一合的在小聲訴着怨言：「木美人哪！我多麼羨慕你呀，你有明珠鑲就的眼，你有赤瑪瑙的小嘴唇，你出自名藝人的手，你快樂，你安靜，因為藝人是慈善的，他不肯給你一操解孽的心，所以你沒有悲哀，假如我是你，還知道什麼是悲哀嗎？」可憐的人受了什麼委屈呢？窗上一個人影，飄然跳入窗裏。我身旁要發生怎樣一件故事啊，進來的一個青年，她除了衣服比不上所羅門王，什麼都在那智慧之王以上，他眉宇間有威翼的氣魄，他有魁梧的身材，在月光下他的姿態有如凸起的山崗，他對那哭泣着的女人說：「還在發痴嗎？我沒親眼見埃及的公主奪了你的后妃位置嗎？……」一會，月亮從樹枝縫間溜到高空，全殿更明澈如水晶宮，那青年人又說：「我除了沒有王冕以外，有什麼地方比他不足呢！放明白吧？他絕不會垂顧一個沒勢力，沒富財的宮女的，他也不會真正愛那新娶的婦人，只是敬畏法老王，那埃及雄主的威名而以婚姻結交罷了，這奢侈的，愛財的富人哪！第一有天，我……」那哭着的女人忽然迅速的用手遮住他的嘴說：「你喝醉了嗎？魔鬼附住你嗎？說什麼瘋話呀？」「哈哈！瘋話，你不見前些日子，示巴的女王來覲嗎？表面說是要聽他說智慧的話，實際是變像的求婚，多少駱駝驮來的精金，香料，寶石與檀香木……那精明的女人真是十分瞭解他，可惜來晚了一步，沒想到她的意中人已是法老王的愛婿了。請想！你有什麼作賄賂來買王的愛呢？」「愛情是可以買的吗？如果可以買，我現在不買王的愛，倒要買你的愛了。」

「我的愛却不是割賣的，是甘愿給我選中的愛人的。」我爲你保藏了多年的愛，請你接收了吧！」——但是我忽然懷疑起來：我眞個愛過他嗎？還是沒瞭解什麼是「愛」呢？你使我從迷茫中清醒過來，你，你，你是早已被我愛着的，只是王和你有些相像吧了，而且……我多麼羨慕那一幕加冕的盛典哪！——美麗的人哪！終有一天我親手捧着冠冕戴在你的頭上。——兩個人從窗間相扶着出去，只剩下我對着寂寂的月，聽着尚未休止的遙遠的呼聲茫然了。人間的事太奇怪了，我也許要永久站在這宮殿的角落看些奇怪的故事呢。

在一個明媚的正午，王和他的后妃在這殿裏吃着豐美的宴席，但其中却沒有那美麗埃及公主。只是一些王所寵愛的外邦的女子，打扮得那麼妖冶，用各種姿式向王獻酒，她們身上沒有長長的紗衣，只是珠寶鑲繞和塗着脂粉的肉體，我看得心煩，但我有什麼方法閉上我的眼睛呢？她們淫蕩的笑話，足够使人掩耳的了。但我有什麼力量拋棄了我手裏的燈而去掩耳呢？看，那一個戴着象圈耳環，黑髮大眼睛的摩押女子，怎樣那腫的依在王的懷裏，舉着杯說：「祝王萬壽，喝了吧！這酒比那埃及公主的香屑還香呢。」別的女子也隨着大笑起來，昏昧的王的良心在靈魂深處一閃，他呆了，也許是對他那林宮裏的王后懺悔了！那個女人却站起來把那杯酒驕了說：「你們看！我在喝那棄婦的眼淚，真香啊！」於是又一陣哄笑，忽然三個臣僕匆匆的進來伏服在地說：「求王恕我闖進來的罪吧！你的侍臣，尼八的兒子耶羅波

發瘋了！他正在圖謀作以色列人的王。」王怒憤的站起來推開了那狐媚的摩押女子捧了酒杯說：「捉他來，我要親手濺他的血在我的宮裏。」那個臣僕又匆匆的退出去，我怕起來，我將要目睹一人殺人的醜事了，我是多麼不幸啊！利巴嫩故鄉啊！吹一些清香的風來使我的靈魂蘇醒吧！我被人類的血腥氣弄得昏昏欲死了呢，又來了報信息的臣僕說耶羅波安逃到埃及去了，王纔又坐下吃他奢侈的午餐，喃喃的說：「逃往埃及，法老王死了，我還把埃及放在眼裡嗎？誰為子啊！為我換大杯的酒吧！在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之保護之下我是玉中之玉啊！」話還沒說完忽見那摩押女子昂然的離開座位說：「王的心裏是被耶和華迷住了，你不是多少次說我是你的愛妃，我的神就是你的神，並且答應了百次為摩押的神造聖像獻祭嗎？怎麼又反悔起來？」說着假作癡痴的抽出王的佩刀來說：「王的愛既然不是真誠的，我再活着有什麼趣味呢？還是死了的好，也好自由的回我的家敬拜自己的神，」說着用刀往白玉似的裸頸項上橫去，自然她的手臂早被許多同流的女人挽住，因之她可以更逼真的表演這幕自殺的戲，王的心驚亂起來，一個生於錦繡堆裡的王，自然沒有什麼事比這幕戲還動過心，他把刀奪過去說：「沒有金子，可以用銀子代替，沒有上帝，可以拜別的神；要是沒有你，用什麼代替呢？在天明一定開工為你的神造像，」那女子伏在王的脚下吻着王的袍子說：「願王的福壽無邊，」「嗚呼背義的人哪！要拜自己手所創造的假神了，以色列的上帝賜他的無邊洪

福，竟換不得他一樑信心，太陽忽然被雲遮住了，陰沉沉的天氣呀！他們的憂痛還沒有完。
王終於年青青的死去，遺下錦繡山河，和一千多妃嬪，此外戰車，馬匹，精金，珠寶，牛羊，象牙，猿猴，孔雀，駱駝，巨僕戰士無數；他的喪儀所費的錢多如海邊的沙；但王自己已能帶入墳墓只是個犯了罪的屍體。

我多麼恨自己悠久的生命啊，我眼見埃及的兵在這宮殿裡搶去王製造的金盾牌二百面，重得三十個兵抬着一個，真不知王當初造他們有什麼用。這些兵又搶去許多寶藏及妃嬪，我手上的金燈着也被他們搶去，幸虧我沒受傷，仍然佇立在這劫後的所在。眼看着一興盛的國，衰敗了，所羅門的兒子遠遠的逃亡到別處去，一個禿了尾的孔雀時時走在我的面前，我很想問問他對於這次變亂的感想；但是幾十年來我的木口沒有張開過，還是始終如一好，我們只有默然一聲就各不相干了。

月亮和我一樣沒有兩樣，他照昔日也照今日，照君王，也照庶民，又照着這開着的宮窗。我又聽見廊子上的琴瑟聲，我又聽見遠遠的人聲歡呼着；「耶羅波安王萬歲，王后萬歲」殿門開了，有一百對童女提着珠燈引路，依然把華貴的長裙舖在香柏木的地板上，那個尚未失去青春的黃髮的女人挽着一個俊偉的君王走着貴族的步子，登上寶座，十六對孔雀分列在四周，王把一頂寶光閃閃的后冕加在那個生着髮髮的頭上，她笑了一個青春的笑，王吻着她

的手說：「親愛的后啊！你的榮耀幸福豈不比所羅門的后所得的要超過十倍嗎？我在上帝面前立誓說：『我愛你直到永遠。』」大典已完，他們正要回寢宮的時候，我旁邊有一個蒼白的中年婦人悲哀的發着抖，在月光下我看出你是所羅門加冕的后，也是所羅門的棄婦，她爲什麼穿着宮女的衣服站在這裡呢？她忽然悽慘的號哭了一聲：「多麼悽慘的典禮呀！」隨即發着鬼哭似的聲音從窗子跳出去，沒人看見；但是新王新后都聽見這悽慘的哭聲了，而且他們斷定是從我這兒發出的，他們派兵了搜尋哭的人，沒有，誰的臉上也沒有哭的痕跡；雖然都那麼中了魔似的發着呆，結果他們怕搜不到人而獲罪就斷定是「木美人」作怪，一個兵丁說：「王啊！是那個丟金燈台的香柏木人哭櫃被搶去燈台哪，臣僕在王登位以前常常聽到她哭。」我心裡非常氣憤，我並不怕獲罪，只是這樣以真作假未免太不合道理，好在人鶴原是不合道理的動物，我也看慣了，我正要寬恕他們，但那愚昧的王却提着刀，在兩個持燈的臣僕的後面，又怕，又裝作勇敢的走來，我看他面上已失去當年的清秀，不知什麼東西使他的臉上多了一層晦色，他用刀威嚇着我說：「你真叫惡鬼附體了嗎。在王的昔日你哭些什麼？」我自然不會和人一樣的求他可憐，我也不願意真作出使他們驚嚇的事，我依然保持着香柏木固有的品格，昂然佇立，月光正好照在我鑲着明珠的眼上，發出兩道清光照在對面掛鏡上，我自己也奇怪這光的銳利，那王用袖子遮住眼睛說：「把她扔出去，立刻！扔在無人的地方焚

燒了吧！」果然我被人們抬出去了，從人慾橫流的王宮裡，走入清新的夜空氣中，幾十年來的煩悶完全隨風而散，抬着的人說：「真香！爲什麼在宮裡聞不見香氣呢？」另一個人說：「宮裡只有人的氣味，把香味掩沒了。」那一個又說：「在那兒燒這木美人呢？」另一個說：「你真呆，燒她多麼可惜呀！這是名藝人的彫刻呀，我們把她放在風景美的地方，有工夫倒可以多欣賞幾次呢。」「還是你呆呀！王如果知道了，抗命的罪我可担不了，也許把我們餓了獅子，那還能欣賞藝術嗎？」「哈哈！你沒見王對這木人多麼怕嗎？我們把她安置好了，回去對王說：『這木人却是有精靈附體，不但沒焚燒，反被魔鬼搶走了。』」他們走了很大的時間，走到一個靜寂的棕林裡，林中有一條小溪，他們就把我安置在溪水邊，一個人說：「你覺得這溪水特別香嗎？」「是的香極了，比王家的香料要香萬倍，這小溪是通着利巴嫩山澗的，所以香。」啊！利巴嫩我的故鄉！聽見你的名字我也得安慰，幾十年的人間生活使我遍體腥羶，小溪水潺潺的流吧！我帶來的故鄉的氣息足可以使我的品格更新，那兩個好心的臣僕已走遠了，我清醒的站在生滿野玫瑰的土地上，我從棕葉的縫隙中看那銀色的月光，這個地方是多麼合適的居所呀？到白天有各色的鳴禽息止在我伸出的手上，肩上，唱着林中的歌曲，她們有時歪着巧小的頭端詳的看我的眼，或者頑皮的啄着我閉了多年的嘴，得得有聲，與溪水聲，鳥鳴聲，糾合成一曲和協的音調。

又過了多年，我依然健在，一個同樣的月夜，我正靜聽着溪水訴說故鄉的消息，溪水說：「利巴嫩的小柏樹又蔚然成林了，利巴嫩的水發着乳香的氣息……」忽然一個白衣女子，從我身邊匆匆走過，走向王宮的那條路，走得雖然飛快；但是顫巍巍的，是衰老的表現，聽她喃喃的說：「看亞比央王后如冕去呀！看亞比央王后如冕去呀！五十八年了，五十八年有三個不同的王登基，三個不同的后加冕。呸！羞死人的事。嘻嘻，嘻嘻……」笑得如夜間的惡鳥，我默默的說：「人間的事，可羞的太多了，唉！我願回到我的故鄉！」

(三十年十月十六日)

背 叛

當暴雨狂了似的注下時，人間漆黑的可怕，六月的夜裡到處是喧鬧和黑暗，閃電雖然沒好氣的照亮着；但經不了雷聲一吼，馬上天宇又被黑暗佔滿。

××修道院的窗子仍從叢鬱的花木間射出黯淡的燈光來，一個脊背微駝的人影不時的從窗上擦過，是那麼虔敬的永保持着崇敬聖馬利亞的姿態，徘徊的那麼匆促，似乎是什麼焦急的事煎熬着他的心。

突然屋門外一陣更強烈的雨響，一個穿着黑長衣的神父走出來，簷溜敲在他的大雨傘上，他右手持着一支白燭，臉上刻劃着焦慮的神色，在焦慮中又有一些憤恨，如果不是宗教修養深湛，在此時他一定會怒目橫眉的，他不再在窗裡徘徊。

他在暴雨中轉過幾段小徑，走到院裏最後的一重房外，他用手輕輕的叩叩門，門內沒人

應，他又走到窗前往裏張望着，良久才轉過身來，那隻拿白蠟燭的手在胸前輕輕地左右上下移動了四次，他畫着十字架形，然後似乎很滿意地又從暴雨裏走到原來的屋裏。

最後的這一重房是××修道院的祭室，每在修士們虔敬的祈禱或懺悔的時候就有動的住在這兒來，祈禱，讀經或痛哭流涕都沒人聽見，這兒像墓地似的寂靜，現在住在祭室的沒有別人，只是年青的祝修士自己佔有這一重大房子，爲了內心的重罪在這兒懺悔，虔誠的，不移的，呼求聖馬利亞轉求基督聖父子恕罪，這樣已經一年了，而且那罪惡的本身也漸漸模糊得成爲一個不清楚的影子，最具體的却是經文和深奧的拉丁文法，以及許多經老神父教授的西方哲學……這一些充塞着他的腦子，不過有時也要回想一下自己來到祭室的原因，或最初作修士的動機，現在他坐在一個低凳上，一本皮封面的大聖經攤在他的膝上，對面牆壁上童真女的肖像安祥真靜的下垂着眼簾，聖像下的小壇上有一排七支燭的銅燭台，燭台前掛着基督聖體的十字架的影子龐大的映在左邊棕色綢幔上，年青的祝修士又深深的陷在思索的網裏，紅潤的脣微張着，一雙探求真理的目光從白邊眼鏡裏射出來，注視着聖像頭上的光環，不眨動。

他依稀記得十幾年前，故鄉開闢荒，父母把他帶到都市裏以後就在貧困裏相繼死去，他作了孤兒以後被隣人送到修道院附設的學校裡，從此他過着另一種生活，他是兒童裏最聰明

的一個，一個西洋老修士對他特別照顧，而且不時的把宗教思想輸送到他純潔的心裏，於是一幅清晰的天國圖畫描繪在他的想像裡，在少年時代他就憧憬着天國裡金琴玉瑟的聲音，而恐懼着地獄裡的號叫，十八歲那年他隨了老神父到歐洲去游歷，並且以東方神童的資格謁謁過教皇，等他歸國的時候已經是德高飽學了，如果不是因為年紀還輕早就作了神父，那老年的慈祥的如同父親一樣的神父爲他重新拋棄了祖國又到東方古國來，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他身上，再也不想離開他和××修道院……

祝修士想着想着熱淚潛流下，眼鏡上籠罩了濕的霧靄，在模糊中他看着童貞女的聖像似乎抬起眼簾來，她是多麼像另一個女郎啊！

是的，尤其是那一雙怯怯而美麗的眸子，那引他犯罪的一對誘惑的火光啊，他不敢看，他把手捧住臉痛哭着，皮封面的聖經從膝頭上滑下來，落在地板上，這聲音隱住外面雷雨聲，他被驚醒了，重新捧起聖經，擦乾眼淚，望望聖像依然下垂着眼簾，他又安靜下去，沉默的讀着經，外面的雷雨聲不能打攪他，老神父的叩門聲他也沒聽見已經一年了，他給老神父永是這麼一幅靜的印象，所以老神父簡直不再疑心他，而且認爲他的罪已蒙天主赦免，他的虔誠也蒙天主寬納了。

已經夜深了，雷雨聲只剩了一些餘威，漸漸地半圓月從雲隙漏下光來，花樹的影子在紗

窗婆婆婆着，是他入寢的時候了，他站直了身子，欠伸着坐息了的疲乏，收拾好了書，預備行冷水浴，他不禁又望了聖像一下，最後跪下默禱着，很久不抬起頭來。

紗門悄悄地開了，走進一個人來，她除了服裝以外完全像聖馬利亞的肖像，臉色玉白略有病容，眸子大而清光，在初踏入一個陌生地方她會下垂着眼簾的，中分的柔長髮被雨水打濕了，小瀑布似的披拂在兩頰邊，她見他作禱告，不敢前進，怯怯地站着，玉白的臉上有一陣紅暈掠過；但一瞬又消逝了。

「你！」祝修士站起來，轉過身來見她面前站着面驚叫了。

「小點聲！」她驚懼的說，然後熱情地跑到他身邊，撲在他的身上，但他已經呆成木偶，她痛苦的伏在他的足下抱着他黑色的袍襟小聲啜泣。

「我們又犯了罪，去吧！不要誘惑我！」他的聲音抖着。

「但我並不是魔鬼呀！靈輝！請你不要那麼冷，你低下頭看我一眼！」她抬起淚淋淋的眼睛饑渴的望着他。

「不能！犯罪。」他抖的更利害了。

「你怕什麼？這兒沒有人，修士們和神父都沉睡了。」

「有天主和聖母！你去！」他用盡生平的力量把她踢開，她像一個受虐待的奴婢離伏在

聖壇的角下

「靈輝！你瘋了，你不能這麼待我，你愛我，你故意裝成這個樣子，你爲了保持你修士的清白，但是從先你爲什麼到一個女校去教課？」她很快的站直了身體，凌然的逼問他。

「因爲在修道院附設的學校裡只有我去；他們認爲是可靠的。」他慚愧地轉過臉去。

「沒想到你和一般青年一樣熱情，你也需要愛；但是你爲什麼只愛了我？」

「天哪！你的臉型多麼聖潔！」他伏在聖壇上，銅十字架上的聖體憐恤的看着他。

「你愛我！你愛我就是真理，此外沒有別的，我爲你整整痛苦了一年，現在你該答應跟我走吧！你那瘦年輕，離了這變像的牢獄你會有幸福的前途的，走！爲了咱倆的幸福，爲了我們兩孩子！我告訴你！我已經找到一個小職業，昨天我從育嬰堂把他接回來了，他雖然很瘦；但是很可愛，他像你，靈輝，他笑的時候嘴角和眼睛更像你，他在育嬰堂受着訓練，很聰明，雖然初見我就會拉住衣襟抱住脖子，他會叫媽媽，我昨夜指着你的像片教他叫爸爸，他也會叫了，走！我有一間小屋，還有他，那兒就是天堂，走！帶着你的書！」她撫着他的肩說。

「天主！救我！」他像孩子似的哭起來，不肯抬頭。

「你怕什麼？走後你仍然可以崇奉天主，只是不作修士就可以了，走！憑你的學問我們

不但可以活，而且會給人羣出力的，咱們中國的禮教已經修束縛人的了，你爲什麼又雙重的
綑綁起自己來？」她說着有些憤憤了。

「我忘不了初作修士時候的誓，我忘不了去年老神父審問我的時候那雙眼睛，你去吧！
我寧願對你們負心，我不能背叛他們。」

「可是你就不能正眼看我一下嗎？你忘了前年和去年的一切嗎？你再看我一下，我就甘
心死去了，因爲你把我看成比蛇還不如的魔鬼，我也恨我自己，我只求你再看我一次，像從
先一樣，你能嗎？」她的臉蒼白得可怕起來。

「不，不能，不……」他推開她往裏邊的小屋跑去。

「我進來的那麼不容易。我的衣服到現在還濕着，只求你看我一下都不能嗎？好，我不
強迫你，我並不自私，唉！靈輝！」她像一個失了魂的冷屍，飄動地要倒地衝出屋門。

他的小屋是苦行修士中最模範的地方，有冷水浴盆和一張白單罩着的小木床，牆上有古
聖僧在河畔泥室靜坐的圖像此外再也沒有別的，他跳在冷水盆裏，黑袍子拋在小床上。他覺
得自己脫掉修士的衣服完全和凡人一樣了，於是沸水似的思潮漲得他心胸痛。他不明白爲
什麼一穿上那一身黑衣就會變成鐵石人，他後悔對她過度的拒絕，同時又不敢多想下去，他
狂了似的開了冷水的噴水龍頭從頭頂用冷水澆下去，但越澆血液流得越快，內在的熱情越奔

騰，簡直他認爲對她的冷酷是罪惡，對一個自己的骨肉——已經會叫爸爸的孩子這麼不盡責更是罪惡，不過爲了她和孩子背叛了天主和自幼的信仰也是罪惡，他真不知道真理在那裡，他從浴盆裡出來，記起床下老神父從先用過的一條馬鞭，他抽出來；上而有絲絲的塵網，他用力自己插着自己水濕的身體，紅色的痕纏滿全身直到他筋疲力竭的時候才止，他的牙仍然咬緊，似乎仍沒找到真理，重新披起他的黑袍來，無眠的到院裡散步去，窪處的泥水並不能阻止他，他忽然想到教堂去禱告，從一個角門走到教堂的大院裡，將落的慘白月亮已經隱在鐘樓的後邊，只對這一番景色他也得低下頭畫着十字形，小聲呼喚着聖馬利亞，方才的狂暴以及自己的鞭打都忘了，他決心到無人的大教堂去作終夜的禱告。

一個淺白的形體阻住他的進路，好像一個人橫臥在地上，他並不怕，伏身仔細看去，啊——是她！

她的白色衣衫上全是泥水，口角有深色的血漿，臉色更悽愴了，眼睛依然下垂着長長的睫毛，多半部的臉伏在地上，兩手也分撫着泥土，他忘禮的摸着她的頭額，已經冰冷，呼吸也停止了。

「她死了吧？」他喃喃着，望着屍體上面的鐘樓，他想她是從上面墜下來的，「不過她不能死，她還有我和孩子！」

他不哭，也不再進教堂，只用粉條從院子的角隅包了糞把泥土，失常的撒在她身上，像一個女孩子撒米喂雞而不像埋葬人，後來他實在不忍多看她，脫下黑袍子把她遮蔽好了，自己穿了短衣服，抱起她來，用力却很快的從另一個角門走出去，這兒通着城裏最幽靜的一個角落，有天然的湖水被垂柳圍繞着，雨後的青蛙咕咚的噪着，他抱着遮以黑袍的屍體走上湖中心的長堤。

月亮已經完全失去光芒，東方黎明前蒼白的光已經透過水上的薄霧，他仍然沒目的地，沒完地，在長堤上前進，夢囂般的喃喃着。

「走，我跟你走，我背叛了，我拋棄了我的傳統生活和信仰，爲了你，我要求新生，爲了咱們的孩子，走，上咱們的孩子那兒去，你說他會叫爸爸了不是嗎？」

「……」被抱着的沒有聲息。冰冷地更沉重地壓在他的「雙手」上。

「走！你一定高興了，可是你不好意思笑，爲你，我背叛了！」他自己却笑着喃喃，走的更快，只是斜了一點，堤面很狹，再有一步就是湖水，堤盡頭的路却離他遠了。雨後的湖水是深不可測的啊！

彭其棟萬歲

實驗樓前的佈告牌已經倒在台階旁邊，教務課門外的那一個歪歪斜斜下去，嚙，又一拳，也倒了。

彭其棟的舊汗衫領口裡坦露着暴筋的頸項，右拳握的那麼緊，打倒兩個佈告牌自然不能消除他的憤恨，他衝向發務課去，一卷紙在他的左手裡，同學們懷着各種不同的心情尾隨着他，包圍着他，凡他經過的地方都擠滿了人。

驟開！我進去！他對着阻路的同學喊。

老彭！什麼事？大家躁雜的問。

喂！怎麼啦……

你們不明白，他說着撞進去兩扇活頁門墜在外邊，又落回去，門外的人躲着，張望着。

神經病！有人開始批評了。

總是當局惹惱他了，老彭從來沒跟誰鬧過氣。

神經病的成分佔大部……

窮酸……

暴徒……

反正事出有因……

在大家喧嚷中聽見門裡有爭辯的聲音，大家擠進去，像一片洶湧的潮水。

門裡是一個規模相當宏大的大學辦事處，教務長危坐在公事棹前的轉椅裡，目光怒氣勃勃地朝着擁進來的一羣，兩個年青的工讀學生——幫教務課抄寫的本校同學，拉任彭其棟的手臂。

有話慢慢說，不必急，兩人好意的勸着。

事情不能再緩和，呂先生！無論如何必須……彭的聲音被衆人噙聲壓下去。

沒事的人請出去，這是公事房。呂教務長命令着，揮着手，要站起來，但終於坐下了。

呂先生遷怒了。

大家關心老彭才來的。

沒事誰到這兒來？

就走，就走……

又一陣亂，教務長轉回身去，灰髮的頭有些顫，他氣極了，手拍着棹子，說不出話來。大家請不要走，這地方沒公理講，我要諸位聽聽……一件不平的事，老彭臉向着同學，目光灼灼地，引起多人無理由的同情來，說給我們，說給我們！大家喊：

外邊說去！呂先生咆哮着。

這兒還有事沒解決呢，自然不能走，彭說着，甩開那兩個工讀學生的手。

你們要鼓動風潮？教務長的聲音完全岔了調兒。

我們自然不能那麼無聊，呂先生放心吧！又有大家的聲音，其中有笑聲夾雜着。

教務長不再說話，用筆在一張紙上記了些什麼，但沒人理會他，大家只是與綴勃勃的張望着彭其棟，身材低而不幸站在後面的都翹起腳來。

要不然到院裡說去！好在教務課不會攪家，我總有講理的地方。

不行，你不能任意在衆人面前妄造是非，呂先生說。

就在這兒說，就在這兒，就說……大家喊。

彭其棟用舌子潤潤焦灼的唇站在一個盛宗卷的矮木箱上，好像一個名人要講演似的，聽

衆擁近這雙木箱。

本學期得獎學金的名額沒有我，諸位看見了吧，彭說這句話的時候相當鎮靜，而且冷笑的笑着。

其實這也不奇怪，天下事原是有黑幕的，但是我仔細一看我的成績單子上比去年還進步了——去年，前年……我一直是得獎學金的，嘿！要不然我一個窮小子不配上大學；可是今年例外，成績進步了反倒取消受獎資格，我真奇怪，昨天我來見呂先生他不見我，他從旁門走開了……我問遍了幾位先生都不肯說明，後來我聽一個同學的傳說才知道是爲我品行不端，笑話！「品行不端！」叫我莫明其妙，今天問了呂先生，才知道是爲我和章小姐的事，本來要戀愛就得犧牲，所以不給我獎學金了。嘿！

大家哄笑着，門外又加了幾重胆小好事的同學；他們也有的是來辦理註冊手續，不敢進來。

說到章小姐我不必在這兒冒犯她，不過我對她追逐已經失敗了，誰喜歡像我……反正獎學金就這麼弄得沒了希望……諸位我是個窮小子，不幸又有讀書的野心，入學以來，沒有一天不是努力的，現在眼看要結業大學的課業了，又失了這筆補助，這不能怪自己，我只問問我今後不去戀愛能不能恢復我原來的幸運，呂先生說無論如何我是不能被饒恕的，書就念不

成了，彭說完，傻笑着垂下頭去。

大家有人在嘆息。

回家種地去，到街上拉車去，那倒可以痛痛快快的戀愛一氣，他說着又抬起頭來，雄糾糾地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一陣哄笑。

呂先生！我不再和你辯，只是以後對我們青年人的管束上有一個範圍就好了，比如教務課只管教務的事，大學裡又沒有訓育處，如果有，才能管管戀愛的事，彭其棟神氣的確有此反常的苦笑着，跳下木箱子又衝向教務長面前，大家簇擁着他。

這事原是通過教務會議的，大家沒人反對，我們只好照規矩出佈告，並不是一兩個人的主張，教務長的口才原是很出來的，但今天他却反常的口拙起來，好像口腔用麻酔藥塗過似的，不受他支配，間或還有三兩聲鄉音或外國話，大家對這位長者也同樣的起了憐憫心。

教務會議通過了？爲了戀愛的事？沒人反對取消我的獎學金？一個也沒有？啊！彭頹喪的退了幾步說不出話來失望的看看自己手裡的紙捲。

一個也沒有，教務長故作鎮靜的翻弄着別的公事說。

那麼這張成績單子也被否認了？

是的，教務長的聲音很低。

一切都否認了，沒有可信任的，他說着把那捲紙撕得碎碎的，臉上現出要哭的樣子，然後風暴似地推開衆人走出去，門外的人來不及躲閃。

你們告訴彭其棟，下午五點到我書房去見我，還有事和他說，教務長說完就沉默了，大家也和進來的時候一樣地擠出去，辦理註冊手續的才敢進來。

已經五點一刻了，教務長依然一個人在書房門外徘徊，不見彭其棟的踪跡。五點三刻了，彭其棟被兩個同學挽着手臂拉來。

叫他一個人來和我談！教務長吩咐完轉身進書房去等他，良久才見他不動聲色地昂然站在書房中間，像一個啞了的巨人。

坐下！

不用，有話請說吧，我還有事呢。

你對於自己的行爲始終不肯認錯嗎？

我沒有錯，追逐異性是本能！戀愛和獎學金沒有連帶關係。

那麼你對於你的對象十分理解嗎？你明白她是怎樣一個人嗎？

不用明白，我只覺得她可喜歡。

可是她對你並沒有好感，你怎能強求？

我並沒強求她什麼。

有人說她因為你總在小路上等她，她已經很多日子不敢上課了，是嗎？

是，我等過她，我要多看看她。

你也有過對她失禮的事嗎？

她一個人走的時候，我總是很恭敬的在短樹叢後面看着她，一直等她走到女生宿舍的門口，我才叫一聲她的名字，然後我就愉快的到圖書館去，這難道犯法嗎？犯校規嗎？後來她不知爲什麼找了一個保鏢的，我可生氣了，我擋過她們的過路，而且打過那個保鏢的一次，那個穿新西服的保鏢的是不值我一拳的……他很得意的敘述着。

因爲這個大家非難你，你不後悔嗎？

不，呂先生。

可是誰也不原諒你，在教務會議，有人主張開除你，可是又有人主張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爲這個大家有一度小紛爭……結果停止了你的獎學金。

沒有一個人反對？

囉！

那麼，先生的意見怎樣？自然也和他們一樣了。他輕貌的笑着。

過去的事先不要說，現在是有另外一件事和你商量，有一位先生要擔任你全部的學費……因爲他認爲你的成績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

居然也有人注意到我的成績？我希望知道這位先生是誰，他居然肯幫助一個「品行不端的人」。

不過他不願意人知道他是誰。

連我也不能知道嗎？爲什麼呢？

因爲……他不是沽名釣譽，你一定能接受他的意思，我想。

呂先生！容我想一想明天答覆好嗎？

可以，因爲這件事你有一半自由。

彭心內起了一個波動，他始而似乎很愉快但隨即臉色又陰沉起來，很堅決的告辭走去；

教務長望着他的背影默然的搖搖頭，輕微的喟嘆着，關好了鐵紗門。

離上課還有三天，住宿生已經都遷來，廣闊的校園裡，頓時熱鬧起來，在夏末秋初的夜裡有着濃郁花草香，多少久別重逢的朋友喁喁談着，或者無言地三五成羣的散步，只有彭其棟孤單地從飯廳走出來，在小十字路口呆住了。

他想到圖書館去，但一想到獎學金被取消了，今後多半是要脫離學校生活，到圖書館去豈不更加增他臨別的傷感？說不定會伏在閱讀桌上哭起來，自己一個鐵似的漢子絕不能在衆人面前流淚的，要哭也得在沒人注意的風露之中。

他又想到體育場去，在那兒的人有幾個是今天在教務課尾隨着他的那一羣，他們幾乎終年在體育場不肯離開一步，見到他們說不定又要問起白天的事來，真無聊。

還是回宿舍吧！不過同屋住的××又有點像章小姐的保鏢，一見他就生氣。

於是他茫然不知那一條路是可走的，他像一個失路的旅人，蹣跚地走向一叢灌木裡，轉過去是一個小亭子，那個地方很靜，在那兒他也許可以消磨人靜以靜的半夜光陰更可以靜靜想想今後的出路。

走着，走着草裏有小磚塊和建築什麼用完的石子佈滿了這塊人不常走的地方，沒人修剪的灌木和蔓生的花草不時牽住他的褲管，但他不理會，因為心裏有更糾紛的情緒煎熬着他。

哎呀！一聲女人尖銳的呼叫從亭子裏發出來，他抬起頭來才知道已經到了亭子前邊。

章小姐却在這邊，章小姐一個人。

章小姐！他很有禮貌的招呼着，並沒有再往前走。
啊！彭……先生，章小姐像一個受了驚的小鳥。

啊一個人在這兒？他仍然保持着正常的態度。

我等……一個同學。

他立刻想到她等的這個人是她那個穿着新西服的保鏢，他輕藐的走上亭子的台階，冷冷地笑着，章小姐後退着，好像有魔鬼要捉撲她一樣。

章小姐！今天無論如何要和你說一句話，因為明天也許我要離開這個環境，我只問你「我們是同學不是」？

這還用問？自然是同學，可是你……章的聲音抖的那麼可憐。

既然是同學我們雙方打打招呼，說三五句話算錯嗎？

不！不過彭先生，請你叫我走吧！我還有事。

既然不算錯，可是平日你出奇的躲着我，做出似乎我侵害過你的樣子，並且對外人說你一個人不敢出來是因為怕我，我並不會冒犯你啊！

我並沒這麼說，誰說的？她惶恐的強辯着。

你還不知道嗎？其實算了吧？全個學校都叫我「品行不端的人」，爲我開教務會議，停止我的獎學金，就爲那天和你的保鏢打架的事，你會不知道？

我實在不知道，好在這些事實實際上和我不能聯在一齊，我也沒權柄過問，說着她衝着彭

向台階，要下去。

你不能走。彭擋住她的去路。

你躲開，我要叫喊了。

隨你叫！我已經不是這兒的俘虜了，我要找我的新出路去，不過我總想明白你爲什麼怕我躲，我像躲蛇蝎一樣，同時在衆人面前又要顯示着你的美點，你吸引人！你引誘我！不過我不怪你，我愛你，這都很自然，這是人性！你是一個可愛的姑娘，我是一個青年。「你美」是順自然的，「我愛你」也是順自然，我們都沒錯。可是我受了處罰，別人叫我「品行不端的人」，使我停學，但是你仍然躲着我，我不要別的，我只要你把我看成一個普通的同學，正眼看我一下，走到面對面的時候和我很正常的點點頭，但你從來沒把我當作一個同學，你不把我當一個人！你爲我，爲躲避我還找來一個保鏢的，他說着，憤怒的捉住她的兩臂，放手！她又耍噱，他狂了，用灼熱的唇阻住她的聲音，瘋狂的親吻着她，她掙扎毫無用處。

去吧！你這胆怯的女人，你用眼淚洗你的恥辱吧！你叫一個窮小子親吻過了，一個穿破汗衫的窮小子抱着一個貴族小姐，笑話！太不成體統，請你原諒我。

彭說着，章已經跑遠了，像一個受了傷的幼獸，並沒聲張，沒叫喊，他倒覺得奇怪，他

想她總會大聲叫喊起來的，這樣一來學校自然能開除他的學籍，豈不更痛快；但沒有，她逃開了，她降服了，他很失望，感到深切的悲痛和空虛，完了，一切都完了！他悲涼的落着淚，走開，聽見後面有男子的腳步聲，他知道探驛的來了，如果在幾分鐘以前他也許會和那個人撕打一頓，在女人面前顯顯力氣，但是現在他沒有那種興趣，他不肯理他，只是傷感的走開，至於是否回宿舍他自已還不知道，夜風涼如水地吹來，星光更皎潔了，梢頭月緩緩的昇高起來，追送着他，他邁開荒涼的步子走去，走去，有淚水浸濕了他的面頰。

太陽出自東方，一切又甦醒了，鳥雀鳴着，在這樣的早晨又像早秋，又像深夏，又像暮春露水滴在花瓣上，彭其棟的剛強也甦醒了，他從坐了一夜的木凳上站起來，腳已經在多露的草裏浸濕了，身上也涼森森的，是他先沒感覺到的，他的影子遠遠的投向那小十字路口，而女生宿舍的樓影也伸到他的足下，人們都在夢裏。

教務課的太又很多了，他們也是來辦理註冊手續的。

彭其棟把舊汗衫脫掉，換上一件水洗過的竹布大褂，還有些摺子在上面，進門他有禮貌的摘下白盔去。

彭其棟，樞人好奇的注意他，因為他的名字已經傳遍全校，甚至於一些有關係的外校也知道「彭其棟」三個字，或者說他是瘋子，是色情狂……什麼有趣叫他什麼又有什麼妨碍

呢？他是出名了。

他又來了，可是教務長還沒來。

他鎮靜的站在衆人的後面，等着，並沒注意到別人的情緒，五分鐘以後教務長來了，大家很奇怪，沒人搶上前去接洽事，都等着，好像有意留機會給彭其棟似的，因為昨天木箱子上講演的那一幕大家多少有再領略一次的野心。

彭其棟！決定了嗎？教務長也似乎只看見他，把草帽掛起來坐下第一個叫他的名字。決定了，呂先生。

大家爲他的客氣而驚訝，而小聲打喳喳。

好！拿入學志願書去填吧！其他的事有人替你辦。

不過，我是決定要走。

走？到那兒去？你還沒畢業，教務長驚訝的望望他，又轉過臉去。

嗯！走，我想除了學校總會有地方去的。

那麼那一位的幫助你不肯接收嗎？

不肯！他的聲音堅決而鎮靜。

爲什麼？

沒有什麼，只是不要人憐憫，再見！呂先生！我明白您待我很好，他說着鞠了躬，匆匆轉身走開。

我希望你再想想，教務長大聲說。

不，我不會後悔的，先生！他握住門上的銅柄說，說完輕輕關好門，走了。

在近校的馬路上有各種不同的車子載着行李和四方來的學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男女結伴而來的，都潮水似的奔向這學府之門，還有兩天就正式上課了，他們各懷着不同的喜悅，各有一個笑的外形，來了，一個接一個地。

彭其棟騎了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車前後各繫了些不同的小包和小筐子，馳向和衆人相反的路子，把戀愛和學業都放在後面……

喂！彭先生，等一等！您，真是的，怎麼不等我給您捆完行李就走呢？一個左足微跛的校役在日光下抗着行李捲追來，笑着，又焦急的喘氣，平日被人注意的臉上流着汗。

彭其棟停住車，轉身望着這最後的伴侶和校舍，默無一言了。

奔 流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李白·將進酒

(1)

櫻桃花成串的開了，天上飄着玫瑰色的晚霞，於是花也映成琥珀紅。

從這琥珀色的花叢向上望去，一個被長春籐絡住的窗子開着，在這眩目的天字下搖曳着白色的紗帘，紗帘柔如溪邊垂柳，時而撫到一個靜靜的女孩子頭上或肩上，她低頭坐在一個矮凳上，靠窗裏入神的注目在她膝頭的書上，那是一本有五色插圖的精裝書。

第一頁繪着一個月下泛舟的女人，船身有一部份隱在水草的暗影裏，模糊中見那女人仰頭望月，站着，縵縵的腰肢輪廓却很清晰的映在幽暉裏，並沒人把漿，那一派初解索放行的情緒，那一種順流而下的趨勢，表現得生動引人，下面有幾個字題着：「我心悠悠，翩如不繫之舟。」

這孩子似乎是一個受了啓示的信徒，她望着這幅畫，咀嚼着這字裏的意思：「我心悠悠，悠悠……」黃昏的光暗淡下去，院裏有打球的聲音和陣陣練琴的聲音，但她仍然沉醉在這個小窗下，眼睛因了光線的關係，逐漸睜大了，大了，不時的眨着。終於那幅畫像真的擴大，而且那船和人也似乎輕微的飄颻着了，她望着，疲乏的閉了一下眼睛，再張開，瞳孔却不肯再放大來遷就這暗淡的暮色。

「哦！一個人也沒有了？」她疲乏的站起來，這時她的背影從斜暉裏看來很像那圖畫裏的女人，那麼苗條，那麼纖細，又那麼亭亭玉立的像一個長成了的人，其實她不過十六歲，臉上有青春的活躍夾雜着一些對世事驚訝的憨直和天真，喜歡想一些遙遠的童話似的夢，身感，好奇，有着一切聰敏少女們的性格，使她一步步地向人生更深處走去。她又像一個奇異的海綿體，貪婪的吸收着各種知識與技能，所以一年來她讀了幾十本文學名著，她心裏時常想：「寫小說的人太狠了，爲什麼給主角那麼多的不幸呢？」或者讀一個悲劇而流淚的時

候，自己又自慰道：「這不過是故事，真事絕不會這樣。」

有一天上國文堂，先生是一個初畢業的青年，又有一點口吃的毛病，所以每到這一堂上，可以多常見到先生紅漲着臉說不出話來，而女學生們對於他也都發掘興趣似的，不時的向他發問題，那次正好講到曹孟德的「短歌行」，這樣一首豪爽而鏗鏘的詩，學生們聽的倒相當的入神，而且先生除了口吃以外並沒有其他毛病，學問很好的——大家都知道，所以這一堂成績比任何次都好，講完了以後還有餘暇的時間，這些時間往往叫學生用來發問，先生用手帕拭着汗，彈着粉筆末，等着學生發問。

「先生，您再講一遍『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的末一句。」一個坐在前排的小身材同學問，她的確不瞭解「悠悠我心」的真意思。

「好……好……你坐下，這雖然只……是四個字，可不是一兩兩句……句話所能講講……」先生說到「講」字上正好觸到口吃的病狀上，再也說不出別的字來，有的同學用課本遮住臉偷偷地笑，又有人笑出聲來，但也有有的臉上很嚴肅的忍住笑，自然這種「嚴肅」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爲了保持一向好學生的記錄，另一種却完全是出自同情心。

「比如，在暮春……見到落花……」先生努力說着臉雖是紅漲着；但一個字也沒重複。「你們當時……是不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心……心情，或者在深秋看見一片黃了的葉……」

……子。詩歌裏有許多……意境是沒法子講……講的，只好自己去想象……諸位有誰還有更好的比喻……請舉……手……」先生真好！這麼長的一句話一氣說完了，大家沒有人舉手，後來她——那個窗下看書的孩子忍不住了，從最後的座位上高高的舉起手來，在課堂上好像沙漠裏突然而開的一朵神秘的百合。

「田……田聰……」先生很高興的叫她站起來。

「前天我在書裏見到一幅畫，畫着一個女人在月下，站在一個小船裏，小船沒人划，好像隨便漂泊的樣子，下面寫着『我心悠悠』，我想『悠悠』這兩個字不能當作惆悵，也不能當作喜悅，就是那麼一種捉摸不到，講述不出的滋味，和先生說的比喻一樣。」她雖然聲音有點抖，心有一點跳，但說完了非常痛快的坐下，大家因為她一向功課和人緣都好，倒沒有人笑她，同時那個小同學也點頭說：「明白了」。

凡事最難的是開端，最可怕的也是開端，自從她來課室講「悠悠」起，許多課外生活的團體都選她加入，自治會的文藝股，話劇團，甚至於球隊都不肯放過她——她煩死了，至終擔任了文藝股長，她又有什麼辦法呢，只好找那位口吃的陳先生作顧問，成績也不外作壁報，組織班級讀書會……因為當時正是暮春初夏交替的季節，在這些少女的精神上都需要一些形而上的安慰，所以音樂會，賽球，演劇……各人按着自己的愛好找寄託，文藝股由陳先生

領導和田聰的努力組織了一個「夕陽會」是在課餘我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在夕陽下的草地上聚會，再選幾個人讀文學名著，或講述文學故事，那天白薔薇才開，在草地上坐着的人都浸襲在花香裏，陳先生也沒有每日課堂上那種窘迫樣子，他穿了一條淺灰色的長褲，一件白汗衫，白邊的眼鏡裡隱着一對沉思的眼睛，他很少看學生，他不是望着天邊的歸鳥就是望着架上的薔薇，不說話，好像心不在焉的樣子，其實他正沉靜的聽一個外號「大姐」的齊永慧講莎士比亞裏的羅米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大姐的聲音柔婉的，在晚夕的空間迴旋着，這故事充滿了熱情和美麗，悲慘和哀愁……震動了每一個人的心，田聰却把手帕握往臉，流着淚幻想，雖然自己在心裏不住的自慰道：「這不過是故事」，但是又想：「莎士比亞爲什麼能創造那樣的悲劇呢？兩個不可能相愛的人爲什麼偏要遇到一處呢？」，她抬起頭來的時候，故事已經講完，她只好抑止住自己起伏不定的心緒，擦擦眼睛站起來請陳先生評判。

「這故事是從什麼本子上看到的，原文的還是譯本？」先生坐着，轉過頭來，問着，因爲不是在課堂上，口吃並不利害。

「原文的莎士比亞原本事，先生！這故事太悲慘了」齊大姐說，似乎有詢問：「作者爲什麼把故事接排的那麼慘！」的意思。

「那個時代的悲劇就是這樣。」先生說。

「這些事是真的嗎？」田聰很不好意思的問。

「啊！那……那很難說，人間的事比這個還悲慘的很……很多，唉……很多！」陳先生無限感慨地又吃吃說不出了。

夕陽會散了，各人在不同的心情和姿態下走去，陳先生仍然佇立着沒走開，田聰以爲他有事就停住。

「先生有事嗎？」

「啊！沒什麼。」

「下次夕陽會在禮拜幾呢？」

「下次？下次我……我也許不能參加了。」

「爲什麼？」她驚訝地望着他。

「我要到另一個地方去。」

「先生要離開我們？那麼誰給我們上課呢？」

「在北京還愁沒有好先生嗎？我……是不適於教書的。」

兩個人漸漸地沉默起來，天宇之下已經成了深藍水晶的幽暗色彩，徐風吹着他梳理得不十分整齊的頭髮，大約過了十分鐘，他才慢吞吞地說出：他是被大學選送到法國去的，將要

「這樣的事對於我最合宜了，我需要寂靜而新穎的工作。」

「先生到外國去記得我們這羣頑皮的孩子嗎？」

「記得！永不能忘記，你們給我許多啓示，你們……」

陳先生果然走了，那麼快，那麼不動聲色，連一個送別會都沒容得開，他早就走遠了，新先生却是一個經驗多，講辭流利的老手，對學生的問題暢若鳴泉的 answering；不過學生更加倍的追念着她們那位口吃的先生，至於爲什麼，誰知道呢？在田聰的心裏却覺得是失掉一個好朋友似的悵惘着，下了課就在圖書館看書，甚至於看一些理論的書或者很緊張的古傳奇，他把自己一顆飄動不定的心深陷在無言而有靈性的書裏，她也需要靜。

但是事實又不許她一直靜下去，課外學生團體往往放不過她，自治會長得腸熱病住醫院去了，必須改選新會長，當時在大禮堂裏坐滿了同學，幾位先生坐在顧問席上，田聰拿了一本茶花女在一個角隅的矮椅子上看着，消磨這鬆開的光陰，選舉的方法是票選，主席和一位先生開票，先生在黑板上寫着被選者的名子，主席張大了喉嚨念，票數最多的一共三個人，其中有齊永慧和田聰，在這些名字底下重念一次，畫一道，五道積成一個「正」字，看，齊永慧已經五個半「正」字，另外那一個三個「正」字就停止了，主席的聲音仍然宏亮的喊：

「田聰，齊永慧，田聰，田聰……！」這些聲音最初像沙子粒兒似的往她耳朵裏拋，她簡直不能再看書，許多同學用崇拜的心情回過頭來看她，向她微笑，繼之這些聲音像大鼓，像巨雷，像炸彈！她放下書，用手堵住耳朵，遠遠見黑板上自己的名子下面有一大串「正」字，選舉的結果，她當選自治會長。

「諸位同學，我不能作，因為我的能力不夠。」她悵喪的說。

「本來是大家練習呀，理由充足嗎？諸位？」顧問先生說。

「不！充！足！」大家喊。

「而且我身體也不好，心臟衰弱。」她又說。

「用不着什麼心臟！」有的同學開起玩笑來。

她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她的寂靜生活是被羣衆破壞了，她真不懂為什麼一定要難爲她，她親自見到幾個落選的同學不高興的樣子，齊大姐還鄭重其事的來向她握手道賀，而且臉上戚戚地苦笑着。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一定叫我作這個。」她說

「大家愛你呀，多麼光榮啊！」齊大姐說。

「光榮，還不修我頭的！」說着隨着大眾走出禮堂去。

當天晚上他一個人坐在曾經開過夕陽會的草場上想：「先生也許已經到巴黎了。巴黎好嗎？」又想：「同學們爲什麼一定難爲我呢？作這些事是須要一個能幹人哪。」「不過責任既然加在身上，就該努力作下去，對！這是責任！」她也就心安了。

大約過了三天，她收到兩封快信：一封是家信，一封是從安南來的。家信讀完了她樂得跳起來，她的家信要在二三日內到北京來，父親調遷到北京的總行裏，母親，弟弟，妹妹都來！她樂着，在歡喜淚裏好像見到小妹妹的小胖臉，一會兒又是母親的臉，母親來了就不住校啦，對！母親來了一切都好了，也不再煩了。

從安南來的是陳先生的信，第一個使她高興的就是那張淡紅色的郵票，印着一個農婦抱禾束的圖案，信裏很詳細的寫着異地的風光，並且有一張當地婦女用頭頂運東西的畫片，另外有一張是給全體同學的信，她加倍高興的立刻把信和畫片放在公佈架子上，用圍圍接好。

已經五天了，她急迫地等着家人來北京的消息，甚至於吃不下飯去，她想吃母親作的豆沙飽子，她又想吃母親作的栗子白菜，西红柿醬……想着想着吃不下學校的白水煮豆芽菜，母親爲什麼不來呢？也許中途有什麼事吧，也許父親不再調遷了吧？

「田聰小姐電話！」校役喊。

還怕生似的紅着小臉，但她看他們都似乎長大了。

「媽呢？」她問。

「聽見回來啦？」媽把收拾着的東西放下。

「怎麼那麼黑呢？」媽望着她說。

「晒的。」

「自己小心，晒出癩來多難看，吃飯了沒有？」

「沒有。」

「怎麼學校裏這麼晚還不吃飯，快點，小敏去告訴廚房……真的，你想吃什麼？」

「學堂的飯邊邊吃不下去，這會兒也不餓了，媽！小敏的牙怎麼都掉啦？喇！小智留的分頭，媽！您看小俊還玩洋娃娃哪！咱從先那個大花貓呢？」她的話滔滔不絕脫口而出。

「死了。」媽並不留心這些，仍然關心的望着她，見她似乎又長高了一些，臉比從前黑了，牙更白了，孩子氣沒脫淨，「高興」使得她不能寧靜一會兒。

以後她真個不住校了，雖然時間上忙迫一點，但是她的精神非常好，功課成績也顯著的進步，自治會的成績也相當可觀，除了籌備歡送畢業生的遊藝會以外，還起始編年刊，忙的連家裏的飯也吃不好，爲這個不時挨母親責備，她不在乎，嘴裏含着飯就走，跳上自行車就

飛到學校去。幫她忙最多是一個不愛說話的同學，她叫孟莉，校刊的封面和插圖都是孟莉找人畫的，在校院裏常聽見她呼喊孟莉的聲音，年刊在遊藝會前出版了，大家對田聰更加崇敬愛慕起來，她也離棄了寂靜的愛好，終日忙個不可開交，對於陳先生幾乎完全忘掉，他的影子漸漸的從她的記憶裏淡下去，等淡得就要完全消逝的時候，他又來了一封信，說他已經到了巴黎，並且給她通信處叫她寫信去。

初次給一個崇敬的師長寫信，多少有一些拘束，因此拖延了五六天才寫了回信，信寫的那麼匆忙，因為遊藝會就要到期了。

開會那一天，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大會主席是由自治會副會長擔任，因為她聲音宏大響亮，田聰只是照料，本來這個會是不請外賓的，只是本校學生；和教師們的親友却很多，所以在來賓席上已經滿座。

在擁擠禮堂門口，孟莉揮着一把畫着人像的小圓扇往裏探頭找田聰，田聰出去一看，原來她請來兩個男賓，守門的同學有意攔阻他們。

「這是我大哥和他的同學王先生！」孟莉說。

「好！那麼請進吧！孟先生對我們的年刊多幫忙了，真感激的很……請從這邊走！」田聰說着引他們進了會場，他們生疏而好奇的走進去，坐下以後望望田聰，笑着表示謝意，好

像說了些什麼，因為人聲沸騰她沒聽清，她又匆匆的到別處去了。

散會後正是黃昏時候，潮水似的觀衆從禮堂門口擁出來，在落日的餘暉裏眨着他們的眼晴，人聲散漫而喧嘩；但沒有一個人不是評論着會裏的項目，他們臉上都現出滿足的微笑，漸漸地孟莉引着那兩個青年出來，他們站在望着草地上的人羣，後來田聰從禮堂後門跑來，大家又不自然的寒暄着，生疏的對望着，田聰看孟莉的哥哥是一個文雅的青年，沉靜寡言，那種喜歡遠眺的神情很像陳先生，但是另有一種聰慧夢幻的氣質却是陳先生所沒有的，他的同學是一個身材偉壯，氣宇軒昂，英雄典型的人物，語聲笑聲都那麼豪爽，在無言的時候有一種莊嚴迫人的威儀，因之田聰不敢多看他。

她送他們到校門，一陣涼風，吹得他們倒吸了一口氣，愉快的彼此說：「再會！」夕陽已經沉到建築物之下，把形式不同的樓頂和高樹襯托映照得相當的美。

這天夜裏沒有月亮，星星繁密的閃灼在暗藍的高空，田聰獨自坐在滑稽的頂端，托着腮望着最遠的星想一些空幻的夢：「在巴黎也有這樣一個星空嗎？」「今夜爲了休息又住在學校，家裏的人都作些什麼呢？小弟弟，小妹妹如果看到這樣的天會不會想起我來？」「白晝那兩個青年……那一個有着深邃眼睛的，看人的時候也像看一個不可捉摸的異象一樣，在白晝就作起夢來似的，他那麼寡言……另一個高聳的叫人感到是站在泰山下……他們都是

男人，他們如果見到這樣的星空會想些什麼呢？如果想到我呢？……」她覺得臉很熱，把手又放在臉上想：「孟莉的哥哥很可愛，他一定有一個溫柔的性格……他是擅長繪畫的……啊，另一個却那麼威儀逼人，他一定很暴躁……不過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大考就要來了……」想着，她從滑梯上滑下來，在夜色裡形成一幅難摸擬的圖畫，短裙子飄動着，她跳到地下，望着宿舍的燈光出神，那排排的燈光，閃閃地奪去她對星子的注意。

「田聰！」她借宿的同室人打窗子叫她。

「就到！」

「田！聰！」對方沒聽見她回答，仍然叫着，而這聲音却宏大如男人的語調。

「如果這是他——那個文雅的青年呼喚我，也許我要跑過去了……」唉！我今天是怎麼回事，爲什麼總想到他？」她想着又抑止着，緩緩地走到臥室去。

在夏天，她不常出去，只是買了許多書看，偶爾有孟莉或別的同學找她來，她陪她們在家裡玩，約她出去，她却不肯，弟弟妹妹在院裡玩成一片亂，她也不去理會他們。漸漸地被家裡人看成書呆子，女僕常常說：「我們大小姐將來總得成一個女狀元。」她對這些話除了笑笑以外什麼也不說。

這樣過度地，變態的沉悶，正如暴風雨以前悶熱的天氣一樣，終究會有一個大變化要來。

到，田聰就要變了，很像悶在繭裡的蛹，就要化成蛾子飛出來了。

(11)

會

八九月天正是溫和如春的好時候，田聰推却了許多校內集團職責，甚至於沒有忙着寫信，看信，和孟莉打聽消息，在冷落而較遠的名勝地域，她已經和孟莉談一些個人以外沒人能懂的話，她感到愉快，甜蜜，奇異，甚至於瘋狂。

在茅壇遇到雨，濕潤的野草和古松柏的香氣迷醉着他們，他們在這圓形的古老建築門，依着龐大的柱子，無言地望着門外雨絲織成的簾，她有一點冷，微抖着，她輕輕地把自己外面的衣服披在她身上，兩個灼熱的手掌緊挾着她的肩，望着她，火熱的清風從眼睛裡射到她臉上，她哭了，伏在他胸前，但他抖着推開她。

「不，你不要靠近我，我會……會把你燒化了，你是個可愛的，脆弱的……你再退後一點。」他說着又注視着後退的她。像在寫生的時候端詳他的景物似的。
「我……要這雨永遠下！我要你永遠這麼看我，你雖然推開我，我覺得你更近到了我的心裡。」她嗚咽着說，不過雨聲倒小了，只是滴滴的有節奏的簾溜打着雲母石的階

石，正如一個初次陷入愛的迷惘裡的少女的淚。

第二天還沒上課，孟莉在一棵大椿樹後面站着，旭日照着枝葉間的宿雨，發着清冷的光，田聰騎着車掠過來，孟莉對她點點頭，她也會意的點點頭，把車放在車廊下走過來，孟莉遞給她一封厚信，兩人一句話不說的走開。她在樹下的石凳上坐下，雖然涼她不管不顧的坐着看信：

聰：是你捧着我親筆寫的信嗎？你感到我的熱力沒有？我病了，體溫很高。大約是感冒。你不用急，我並不討厭，這次的病，因為在發燒最高的時候我總見到你，在我的家人面前我也見到你，多麼愉快呀！假如這幻象是真的；你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在我家人的面前陪伴我，那該是多麼幸福呢？請不要笑我，我昨天還有一個夢，我夢到你和王士華——我的同學在一齊搖船，我哭醒了，真的，這個夢不是沒有來由，因為他時常談到你，他崇愛你，並且他的自信力很強，我就怕他那一句：「只要我想作的事，總會成功的，」我忌妒他，他自信心那麼強，他要得！我却相反的沒有自信心，而且對於「得」又沒有把握，更不喜歡「賺得」，我要緩緩的把熱誠送進你的心裡去，我對你要像對明月似的膜拜，憧憬……但是在我緩慢的程序中我會把你「得」去的，但是我又不那麼痴心的想着有那麼遙遠的一天，你在我家人的面前陪伴我！能嗎？本來妹妹不叫我寫信，怕我

累着；可是我怎能聽她的？給你寫信比每日三餐還要緊，所以我終寫了這封信，頭有點暈，信上的字像有翅子的小蟲子似的動着……我又想起我的夢來，聽！假如有那麼一天，他向你求愛，你用什麼態度對付他？說不定他就會對你有表示的，我怕，怕大約又發燒了，我的手在抖，希望烏雲不要遮住我的明月呀！我需要你的光明，如果你對我的交情真像你說的一樣，求你在今日下午回我一封信，寫長一點，可以嗎？不會把莉的書包壓壞的，我想。

最後我告訴你。王士華來了，他在門外和父親說話……他……我怕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匆匆問安。

彬上

她看完信的臉好像五彩電影裡的臉孔，一重一重的紅暈時增時退，她折好信紙，向四週望着，許多走讀的同學都來了，有的遠遠向她打招呼，有的笑笑走過去。

第一次預備上課的鐘已經響過了，她把信藏在內衣袋裡，提著書包向課室走去，齊大姐在前面走，低著頭好像想事情似的，她追過去，和大姐並肩走。

「齊大姐！物理題作完了嗎？」她問。

「……」齊大姐仍然低著頭不出聲，邁着階石。

「其實這一回題並不多，不過都很難作。」她又說。

「……」對方仍然沉默，眼看就到課室門口了。

「怎麼？你生氣了嗎？怎不理我呢？」她頑皮的攔住大姐的路，笑着問。

「嘩！自己的事自己知道。」大姐從來沒這樣對待人，今天出人意外的揮着課室的門進去了，田聰呆呆的站在外面，想不出她生氣的原因：「她的臉那麼嚴肅啊！有什麼人離開我們嗎？」她握着銅門柄想進去，心不安的思索着。

「田聰！」是孟莉從外院走來。

「你知道齊大姐爲什麼生氣嗎？好像有什麼事對不起她似的。」

「理她呢，假冒爲善的。」孟莉不肖一顧的說。

「孟莉！你不能那麼隨便批評人，齊大姐對我們一向是很很忠誠的，魔鬼才假冒爲善呢。」

「嘩！你呀！知道什麼？」說完正好敲上課鐘，她們只得上課去，田聰在先生不意的時候不時的從側面望望齊大姐的臉，有時她也覺得田聰望她，於是她的臉是蒼白嚴肅的，不過當先生偶爾看到她的時候却又滿面春風溫柔典雅起來，因此田聰已經證明大姐只對她一人有所不滿，至於爲什麼她却想不出，一堂物理就那麼昏昏沉沉的過去了，下課她仍然悶悶不樂的想着一切不可能的憂慮和恐怖。

下午第二堂正好先生請假，她們在課室自修。田聰看了看明天的功課表，沒有什麼可預備的，所以她就要安心的寫信了，信首她不肯寫稱呼或收信人的名子，她怕人看見，只寫着第一句：「你的信我收見了……」

「又寫信嗎？」原來齊大姐又肯理她了，而且和藹地站在她書桌邊。

「大姐！你又不生氣了？」田聰用吃墨紙把信上的字蓋好，抬起頭來愉快的望着這位喜怒無常的同班。

「本來我也沒生氣呀，你和小孟換一會座位行不？我有話和你說。」

「我不換，有話下課說去，我的毛病很大，換了座位就念不下書去了。」孟莉似乎有意和大姐爲難。她正襟危坐地不肯動，結果是大姐和田聰左邊的人換了座位，田聰無可奈何的把信收在桌子裡，「想到孟彬信裡的話又不勝焦急了，恨不得叫大姐走開，或者像孫行者似的用毫毛變幾個噏睡虫放在大姐的耳目口鼻裡，叫她睡去，寫完信再弄醒她；但是事實上不行，她就在身邊，而且那變真孽和鬪的樣子，有什麼法子呢？」

「田聰！你近來似乎很忙吧？」

「不，什麼我也沒念，幾乎月考都要不及格了。」

「是，我也知道你的功課退步了，而且課外什麼團體你也不肯參加了，不過你另外有

忙得不可開交的事……唉！別的不用說，陳先生的信你都沒有回，他給我來信裏，他很難過呢，他在外國人地生疏，沒有一天不盼望國內的朋友給他去信，尤其希望你給他報告一些咱們學校的消息，可是你簡直忘了他，忘了咱們夕陽會的顧問陳先生，那麼你終日作些什麼事呢？」大姐的話一句緊似一句的逼迫着她，叫她不知怎樣回答，漲紅了臉，眼睛裡的淚閃閃地想掩住幾乎親口洩露出來的秘密。

「陳先生……我真對不起他，我近來是比較忙，因為現在不比住校的時候，現在住家裡，又有弟弟妹妹……無形中有許多瑣碎的事……的確比從先忙啦……」
「家裏也有事需要你作嗎？上次我們到你家玩過，伯母很健康很能幹，又有好幾個用人，你到底忙什麼呢？我並不是一定要探聽人家的秘密……但是你們一向拿我當一個大姐待，所以我幾乎沒有一個時候，不關心你，」她說着聲音小了下去，「而且聽見許多同學說你交起男朋友來，有人見你們在北海搖船……甚至於訓育主任都對你注意起來，我本來很失望，我認爲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也很生氣，本來像咱們正在求學的時候不該交異性朋友，我真想不理你，可是又一想，咱們原來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也想學校修身上說的『朋友止於勸善親過』，所以我勸你最好自己檢點一下。」大姐的聲音比在『夕陽會』裡讀文學名著時還柔美，而且誰都喜歡聽，坐的近的早不肯溫勁課了，裝着看書，側着耳朵聽，坐的遠一點。因

爲聽不清又讀不下而煩燥的「尸」！「尸」的吹叱着，有的把手掩着耳朵，腳搓着地板。

「討厭，不講公德。」孟莉回過頭來瞪了大姐一眼。

「你想想吧，忠言不但使你逆耳，別人都不愛聽呢。」她說完不等田聰回答就又回到原位子上去，田聰伏在桌子上哭起來，大家很關心的看着她，孟莉過來拍拍她的肩，嘆了一口氣又匆匆坐在自己的位子裡。

「坐好了，田聰！訓育主任查堂來了。」好幾個同學這樣小聲關照她，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那位忠於職務的訓育主任已經進來了。

「田聰，睡着了嗎？」訓育主任的眼睛十分敏銳的先看見她。

「沒有，先生。」她站起來低着頭說，然後又坐下。

「先不用坐下，看你那神氣，一點精神也沒有，不肯振作……別人好好溫習功課，你到我辦公處去！」說完訓育主任在前面走，她毫不反抗的跟在後面。

訓育處的辦事員低着頭抄寫着小字的篇張，訓育主任坐在她的公事桌前，田聰像一個待審的犯人，垂頭站着，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變色，她知道訓育主任所要說的話，她知道她說的和齊大姐的話不會兩樣，她等着，她不怕，她好像很久就感覺到了這一場災禍似的。

「教務處說你的功課比從先退步了，到底爲什麼呢？很多人說你近來對於交際不十分檢

點……又有人說你和孟莉的哥哥有來往，是嗎？你也不用哭，我也不是要懲罰你，只希望以後努力改過，中學生的心情是流動的，許多事在這個時候作錯了將來要後悔的，可是後悔的時候就晚了。這些事自然不是你一個人獨創的，犯這種過錯的人也很多，我不願宣佈她們的名子，奇怪，你的事好像已經傳遍了全校似的。」訓育主任沈默的想着，不再說什麼。

「先生！」她叫了一聲又哭起來，她覺得訓育主任太慈愛了，可是又免不了有矛盾的地方，「她既然不願人家知道這件事，為什麼又在課室裡，在衆人的面前叫我出來呢？」她想着，哭泣着，說不出別的話來。

「我在衆人面前叫出你來，並不要懲罰你，所以你必须擦淨眼淚，鎮靜的回去，叫她們知道我並沒有責備你……你更該記住，爲洗刷大家的歧視，好好念書，叫功課的成績恢復原狀，你年紀還小，有希望，我們對你印象都好！」所以先生們見你突然退步，都很關心，大家猜測着。努力！自己不覺悟，別人是沒有辦法的，擦擦淚去罷！」

「先生！慫太……好了……謝謝您！」她嗚咽着擦着淚退出去，一推教室門，大家用奇異的目光同時向她射來，齊大姐和孟莉又各有不同的神色看着她，她坐下不知作什麼好，幸虧已經下課了，而且到了放晚學的時候，她提著書包茫然地去拿廊下的自行車。

「田聰！你看怎樣？你現在相信她是假冒爲善了吧？她……」孟莉追過來說。

「你不要說了，她是關心我的。」

「可是她已經給你作了義務的宣傳者了；現在已經弄得滿城風雨。你也不必急，以後我不能多和你談話，免得她們注意，我也可以告訴哥哥，叫他暫時不要用信來打擾你，人們的話太可怕，她們的思想也太可怕。」

「孟莉！可是他正病着……你到我家去一次好嗎？」

「也好，你先走吧！」

田聰騎着車，穿過已經有早黃了葉子的槐樹行列，飛奔在柏油馬路上，沒人阻止她，沒人歧視她，沒人責備她，在這廣闊的途程上她暫時感到自由的舒暢，她想到從先在圖書館看的那幅月下泛舟的圖畫，她此時正是「我心悠悠，翩如不繫之舟呢。」於是她又想到從先為陳先生在課堂解圍的事，又想到從前的夕陽會和上季的游藝會……至終想到文雅の孟莉，想到他的病，在病中如果不回他信，一定是小說裡所說的對他「負心」了，想着幾乎碰在階石上，原來面前就是家門。

她等了孟莉很久，但是沒有來，她的心思更忐忑不安了，而且毫無道理的想到許多不幸的事，是不是孟莉……等黃昏的黯淡充塞着屋子的時候，她把台燈燃亮了，望着預備好了印着藍色花蕾的白信紙出神，把白晝的辛酸憤恨悻懼和莫明其妙都化成眼淚，潸潸地落在紙

上，在淚光朦朧中又似乎見到訓育主任和齊大姐，因之把拿在手裡的筆又放下，他想不出這些人們怎麼會有魔法師一樣的偵探本領。就是現在，在燈光照不到的角隅裡似乎隱着她們的魔法，或閃着他們偵探的眼睛，她們爲什麼這樣對待她呢？給孟彬寫信果真是罪惡嗎？有罪的人是要永久沉淪下去的，再不會有人看重的……可是他正病着哪！在病中的人是需要安慰的，只要看在「人」和「人」的普通關係上也該給以大量的安慰呀，比如我們見到一個乞丐伸着手向我們討錢的時候，我們當然沒有時間去想他爲什麼貧窮起來的，是沒有本領呢，還是不肯努力呢？我們一定要很同情的，盡我們所能的去施捨給他……對於孟彬自然不是施捨情感，只是單純的愛他，爲什麼寫信給他是罪惡呢？於是她又重新拿起筆來，從容的寫下去。

「大小姐！老爺叫您哪。」女僕在窗外喊。

「什麼事？」她問。

「我也不知道。」

「老爺是生氣啦嗎？」

「不，很喜歡的。」

「好，我就去。」

她匆匆收束這封經過內心交戰而決定要寫的信箋，然後封好，信皮上一個字也沒寫的關

在抽煙。

父親書房裡的燈比她屋裡的亮多了，父親的眼鏡放着閃閃的光，吸着紙煙望着擺積木的小弟弟。

「爸爸今天沒人請客？」他說着就坐在小弟弟身邊。

「有，不過我謝絕了，你的功課近來怎樣？」

「近來？不，不很好。」她的心突然驚跳起來，父親一向很少和她談到功課的事，今天這麼問一定有原因，說不定學會有什麼特殊通知給家裡寄來了呢？不然，一定是有人把孟彬的事告訴父親了。她不安，囁嚅的說着，繼而一想，正可以借這個機會把近來的遭遇坦白的告訴爸爸，爸爸一定對這件事有一個正確的見解和辦法，所以她勇敢的抬起頭來，望着父親。但是他的臉上並不嚴肅，真像女僕說的很喜歡的，她更莫明其妙了。

「可是你並不笨哪！一用功就好了……昨天有一個朋友和我提起一件事來，很有趣……我想和你說一說。」他說着把煙蒂頭拋在水盂裡。

「什麼事呢？」她雖然沒說出聲音來，但是心裡又七上八下的想不出一個要領來。

「看！大塔！」弟弟正好用積木堆好一座寶塔。大聲笑着喊，突破了暫時沉默的空氣。

「好！啊！大塔！」父親對弟弟敷衍着，然後又說：「居然有人給你提親呢，我一向不

主張父母獨斷獨行。所以我先和你說一說，我的意思認爲你太小，你媽也差那麼說，不過那方面很懇切，而且這家人也是有相當好名望的，人一生遇見好機會的時候太少了，所以我又怕失去這個機會，倒沒有主義了，哈！」父親笑着，十分慈愛的看了她一下就不再說什麼。

「我不過十六歲呢，爸爸大約忘了我的年紀。」她始終想不出一句比這個更適當的話來，說完自己又覺得太欠委婉。

「我也知道你太小啊！那麼以後再說吧！不過我總認爲這是一個好機會，他家人口很少，這個孩子外貌相當英俊。談吐也不平凡，他父親是××公司的總經理，在金融界很有名望呢，說了半天你也許知道就是王東山老先生……這孩子叫什麼我可忘記了。在××大學主修工程，人很剛直，聽說有一次他實驗樓起火，眼看樓下一個大鍋爐就要倒了，如果倒下來，一危險就不堪設想了，消防隊沒到的時候，他用膝頭頂着鍋爐架子，別人才敢上前去扶救，等消防隊來了，鍋爐救好的時候，他的膝頭都燒傷，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疤痕呢，倒是一個可愛的青年。」

「爸爸是一個英雄崇拜者，這樣的人差不多是利害的，脾氣大……可是……我想，以後再說這些事行嗎！我還要作功課呢，明天考代數。」

「好吧！不忙，你從容的想想吧！」

她進到屋裡並沒作功課，反倒把燈熄滅了，望着一鈎新月下的枝葉，想起父親的話來，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樣的人可愛了，文雅的孟彬，對！孟彬是太可愛了，如果在月光下見到他，他簡直是詩篇裡的人物，可是父親爲什麼一定要崇拜英雄呢？比如孟彬的同學——王士華那種威儀迫人的樣子多麼可怕啊！可巧父親今天說的也姓王，大約姓王的人都是那麼威武可怕嗎？這一定是像生物先生所講的遺傳吧？姓王的祖上一定是慣於出英雄的，姓孟的就不然了，大約都有孟子的遺風，所以姓李的很多音樂或詩人，大約是因爲李延年，李白，李後主，李清照的關係，可是姓田的有什麼知名的古人嗎？一時想不起來，她瞋了，就沉沉睡去，這夜特別夢多，孟彬，王士華，訓育主任，齊大姐，孟莉……都入了夢境，甚至於夢見巴黎的圖書館，比她們學校的圖書館略大些有限，陳先生坐在一堆書裡，好像一個忙著剝玉蜀黍皮子的農人坐在玉蜀黍堆裡一樣，又覺得陳先生就是孟彬，王士華就是在影戲裡見到的楚霸王……晨起已經晚了，喝了幾口豆漿就到學校去。

年終放寒假的時候，她天天在家裡等候着學校的通知書，等通知書寄到時，她的成績却大有進步，她跳着去送給父親，父親很高興，給她三十元錢買文具作獎品，她却統統買了書，正好一個書局新出世界文庫，初版廉價，她用了二十七元錢買了一部，她抱着這十二冊大書，坐着車，笑嘻嘻的回家去，又從開屋裡找出許多父親擺厭了的花瓶，燈傘，字畫，假古玩

……東拼西湊，把她的臥室佈置成一個很雅觀的小書房，第二天她請孟莉來玩。

「你看我這書房怎樣啊？」他本來想問問孟彬的近況，因為自從秋天訓育主任規勸她以後，她真不敢再和他見面了，不過內心裡仍然被他佔據着，他的影子像繞繞明月的浮雲似的蒙蔽住她的心，她每想到他就感到鬱悶，懷念；以及許多不可名狀的哀愁，所以孟彬兩個字像一個有形體的小動物似的在她的口腔裡跳動，而說出口的却是這麼一句平淡的話。

「好極了，可惜哥哥不能來，不然他看了多麼高興啊！」孟莉伸手向着爐火，惋惜的說。

「他……近來好嗎？」她終於忍不住了問。

「近來？無所謂好壞……整天不在家，一天我簡直沒機會和他說三五句話……」

「他既然那麼忙，自然不會想到……到這書房裡來不是嗎？」於是她轉臉望着窗外淡淡的日影不敢回過頭來，因為許多大量的淚已經充滿了眼眶，她好像內心受到創痛，但是究竟爲什麼難過她自己也不知道了。

「怎麼啦？喂！」

「沒怎麼。」她笑着掩飾着；但當孟莉過來拍着肩勸撫她的時候她又伏在桌上哭起來。

「你不要怪他吧！你知道這些日子你不理他，他多麼難過呀！」孟莉一向是個主持公道的姑娘。

「他也不知道我……受多少人的……」她抽泣着說。

「所以我恨齊大姐假冒爲善呢，你還不信……」話沒說完就忍住了，田聰突然不哭了，好像她感到一些什麼言外之意似的，坐正了，張大眼睛看着孟莉。

「齊大姐？她多日不問問我們的事了！她最近怎樣了呢？」她問着，最初原是很急迫的聲音；但是漸漸地又和緩而鎮靜的，抑止住自己過敏的神經。

「沒什麼，我不過覺得她虛僞就是了……在學校先生們都誇她是好學生；而同學之間誰是她的朋友？」孟莉言辭閃灼的，掩飾着自己的失言。

「嗯！你說的也對！」田聰說完就沉默了，兩個人之間很久很久想不出一句話來。

「喝茶啊！」等女僕送來茶水以後，田聰才站起來說了這麼一句，誰也不再提到孟莉或齊大姐。

傍晚孟莉要走，田聰留她吃晚飯，她不肯。

「我本來想給他帶一封信去，他既然那麼忙，就算了吧！有一件毛衣是深秋夜裡給他織的，你帶給他吧！這也可以算是最後的紀念；不過千萬請你對他說，這是我初次學着織的，太壞了，別笑話，不論合身不合身請他收着吧！」她很不好意思的說。

「我先替他謝謝你。其實你要有信還是給他吧，他不像你想象的那麼忙，而且我担保他

很希望見你的信。」

「不必了！」她堅決的搖搖頭。

等孟莉走後，她一人回到小書房裡，看到每一件東西都像刺激她的淚泉，她的淚在沒人的時候才落下來，方才交給孟莉的毛衣雖然織的不好，但是費了她不少的光陰，她一向只會織圍巾背心或弟弟妹妹們的小衣服，從來不會織一個大人的毛衣，又怕母親問，所以總是夜裡織，等母親隔着窗子催她早睡時，她總是把它藏起來滅了燈，等人睡了再織，一針針的編去她多少光陰，一針針的編着她初戀的熱情，現在終於要穿在他的身上了，她感到很大的安慰，但又一想到孟莉說到他忙碌的神情，立刻又恍忽如有所失了，晚飯也沒吃好。夜間又作起惡夢來，她夢見天壇那個圓形的大殿倒塌了，倒向她來，又夢見訓育主任攔住孟彬不許他會見她……

(111)

春初來的時候，人人感到懊悶，恨不得在新綠的草地上打一個滾兒，或者握住柳梢梢盪盪秋千，田籬也似乎是個初驚起冬眠的昆蟲。幾次要求父母帶她們出去旅行，大約她先在弟

弟妹妹之間鼓動好，然後再磨求母親，結果勝利了，在清明那天那到萬壽山去旅行，可巧那天父親的行裡也放假，所以有幾個好遊玩的同事也加入她們的家庭旅行團，弟弟妹妹志不在旅行而在帶去的食物，所以預備完食物，母親已經累得不想去了。

「你帶他們去吧！昨天作點心累得腰痛呢。」母親給小妹妹換好衣服說。

「不行，那就够不上家庭旅行了。」父親興緻很好，正忙着給小弟弟繫皮帶。

「不行，媽不去我也不去了。」田聰說着，把一包水果糖裝在手提包裡，又在小弟弟和兩個妹妹嘴裡各放了一塊。

「不行，媽去！」

「媽不去不行！」

「媽媽去！」最小的妹妹像受了糖塊的賄賂，也模倣着，抱着媽媽的膝蓋說。

當汽車出了西直門，初進西郊，孩子們樂的在車裡叫起來，西山隱隱在半陰的天色裡。

「天原來這麼一大片！」弟弟說。

「從先你也不過是個井底的小青蛙，現在才看見天。」二妹妹向來是個快樂的孩子，今天把初從學校聽到的話用得恰當的說出來。

「你是螃蟹！」弟弟雖然不明白「井底蛙」的典故；但是「你是小青蛙。」這五個字他

是聽見了，並且他覺得這五個字有輕侮的意義，瞪圓了眼睛抗爭起來，等姐姐的第二塊糖送
到他們嘴裡的時候，才停住紛爭，萬壽山丹紅的大門已經在望了。

才到諧趣園孩子們就不肯走了，而且有一部份東西已經打開紙包吃起來。母親只好和三個孩子留在諧趣園，田聰隨了父親和行裡人向山坡走去，另一群却在山下走着長廊，父親說他們走的是平凡的路。

松樹及野草的香氣使他們沉醉着，紫色的小野花和初放柔的蒲公英已經開遍了山坡，除了
在望的排雲殿及聳高的景福閣足以表示出帝王御花園的特徵以外，這兒簡直像荒野像丘
嶺。

在蒼翠的草叢中一個圓石台，上面正站着一個遠眺的人，不動的姿式像一座英雄的石
像。

「爸爸！前面又是一個英雄，您一定很崇拜他。」她由這人連想到前些日子父親提過的
那個以膝蓋頂住大鍋爐的英雄。

「囉！正是他。」父親果然認識這個人，說着又往前走。

「他！」她見那人從圓石台上跳下來，原來是王士華。

於是她今天那原有的一片遊山玩水的恬靜情緒一下被紛擾的像亂麻，像平湖裡投入一塊

大石後起的淪瀟。她記起一切在初戀中遭逢的紛亂，她又記起孟彬，孟彬說的一些關於王士華的話，和忌妒的猜疑，她又記起父親去年提起的婚姻問題。她簡直沒法子應付這些突然而來的強烈刺激。但是她忍住，僅僅附着父親的語尾說了一個「他」字。

「見見，這位王先生是王東山老先生的令郎，這是大女孩子。」父親比初上山坡時更高興。

「田小姐，在貴校見過您。」王士華說着英武的站在高空與松蔭的背景前。似乎異常高興；但把高興隱在鄭重的後面。

「王先生！是在去年的游藝裡見過。」她說。

「孟小姐好？」自然主要的他想問問孟彬；但是他却問到孟小姐，也許是怕在田老先生和同遊的人前面冒犯她。同遊的人有的已經累了，各選了一塊石頭坐下，還有人小聲談論什麼，好像王老先生託人向田家求親的事他們都知道似的，所以田聰更不安而且不高興起來。

「她？已經轉學了，不知道她的近況。」她說。

「喔！轉學以後沒見到？」他好像喃喃自語，沒有望着她，也並不是向她詢問，只是重複她的話似的，而且尋思着，暫且陷在沉默之中，誰也找不到合適的話說。

「你們這年青的都累了？走！到景福閣去！」父親打破沉寂，揮着手杖，笑着呼喚散漫

坐在石頭上的同伴和兩個不自然地對話的人。

「實在抱歉，我們只好自認沒本事，經理先請吧，我們就追上去。」他們一則是叫這位長者覺得自己比年青的人還健步而高興，二則他們怕這父女二人和那位王先生有什麼話說，所以誰也沒動。

「哈！哈！真不行，我可不等了。」說着三個人零落的前進，田聰落在最後，從小路上走上一對青年來，走的很慢，肩並的很緊，低聲說着話，好像世界上除了他們倆人以外再沒有別人似的，田聰每次遇見這樣的情形總是避開，她怕驚擾了別人的安靜，她才走快一些，追上父親和王士華，父親無論如何已經累了，上得這麼高的山坡已經喘着氣，坐在石階上拭着額角，遠望着半陰天色下的湖山，田聰和王士華無意的站得很近，田聰並沒留心，也沒躲避，由小路上來的那個男子正把手臂上搭着的毛衣舖在石凳上，叫那個女子坐。毛衣是淺藍色的，有葉形花紋的，正是自己從先織了給孟彬的，當她仔細看那一對坐在自己織的毛衣上一對的背影時，那男的正是孟彬，女的穿着旅行的長褲，淡紅襯衫，一時看不出是誰來。

她起初的難受是她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她雖然不知道死是什麼滋味；但當時她的心就好像有一種力量要奪去她的生命，而自己又不願死的那種種恐怖憤恨哀怨……擊痛她的心，她覺得這名勝所在的一草一木都是可咒詛的，不道漸漸她發覺那個女的纔是齊大姐的時候她又

覺得人世的事未免好笑，在她幼稚的心裡想：「嗚！人事原來如此，不過如此。」她更感到自己方才那些得意的哀痛是多餘的，幼稚的，可笑的。

「喂！你看孟彬。」她對王士華說。

「是嗎？」其實他早就看見了，只是怕傷她的自尊心，沒肯說破，並且又假裝細看，同時偷看了她孩子似的臉上那種變幻無定的神色，多少有些可憐；由悲哀而譏笑，由譏笑而輕藐的變幻。

「誰？」父親大約已經休息過來了，聲音很和諧。

「我一個同學的哥哥，是王先生的同學。」

「請來一塊玩。」父親說。

「不，不方便，有另一個……也好，我去請。」她從白色大齊石的台階上跑下去，到了他們前面，她很自然；但他們却很不安，尤其是齊大姐。

「再聽！」齊大姐慣會先向人打招呼，一方面表示自己對人的親切，一方面掩飾自己的不安。

「齊大姐！孟先生！到景福閣去，家父和王士華先生都在那兒。」她故意把王士華三個字說得那麼響亮。

「原來士華也在這兒？你們來的很大時候吧？」孟彬的神色在不安伴有忌妒的成份。

「對啦！我們很早就『約好』了來的。」田聰笑着，牙齒閃着貝殼的光。

「我們去打擾嗎？」齊大姐親切的問孟彬。

「去！自然去……」他聲音很大，不容齊大姐站起來就去拿石頭上的毛衣。

「伯父不怪『我們』太唐突嗎？」又是齊大姐禮儀週到的站起來。

「我父親不會那麼又請『你們』，又怪『你們』的，走吧！」

在景福閣上的空氣似乎是一個緊閉着窗牖的小屋子，人人感到不安和窒慮，只有田老先生，在這高爽的樓閣上歡樂的談着，覺得四個青年各有可愛處，更屬意自己的女兒和英雄典型的王士華，他時而和他們談話，時而遠眺着山光水色，並且又想到從先朋友們提起來的兒女婚姻，「說不定這兩個孩子會投緣的，」他想。

也不過半小時齊大姐催着孟彬離開景福閣，又從原道上走回去，毛衣却裝在齊大姐的手提包裡，田聰的心突然感到狹窄，感到委屈，好像她的心也叫人抓去裝在手提包裡一樣，而且父親和王士華談的正熱鬧，她溜到一個蔓草叢生的石頭上坐着，悵悵的望着四下的一切，這時孟彬和齊大姐的身影小了，遠了，不過仍然並行着，時而隱在樹蔭裡，時而又出現在曲折的小路上，她沒目的地，沒感覺地望着他們，直到父親催她下去用午餐的時候。

三月後，正是一個悶熱的下午，田聰才放暑假，父親預備帶她去海濱避暑，所以母親又忙着給她預備東西。弟弟妹妹午睡還沒醒，她想把書架整理一下，選幾本自己最愛讀的書，等出門的時候帶走，無意間見到去年「夕陽會」的一張紀念像，陳先生坐在一個小凳上望着一個地方——是像片所沒照到的，自己却坐在先生足下的草地上，齊大姐緊靠着她，孟莉却隱在荷葉梅的後面頑皮的笑着，十幾冊厚書攤在草地上……小章花星星似的點綴着。

「陳先生！陳先生！」她忽然對這幾乎忘却的先生起了海潮似的懷念情緒，真摯的寫了一封信，她要寄快信，所以親身出去送，信送出去以後，騎在車上緩慢地歸來好像卸卸一個重担，她很希望先生能給她找一個機會到巴黎去一次，換一個地方，心緒一定會好起來，不然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這麼頹唐下去，真是不堪設想了，她自己也怕起來。

入夜天陰起來，白晝的炎威雖然減少；但是一種悶窘的熱仍然叫人難受，簡直在屋子裡關不住，她拿了一打雨傘以防不測的雨，穿上雨鞋，只對女僕說了一句「我就來。」沒對母親說就溜出旁門去，走着，自行車留在家裡，她原是沒有目的，但是不知不覺就走向一個寬大的胡同，她對這個地方似乎很熟習，又似乎很生疏，漸漸她又走到一座很熟習又似乎很生疏的門前，一盞圍滿了燈蛾的圓燈泡上有一個黑色的「孟」字，她拄傘佇立在階石下，不去叩門，也不離開，像迷了路的旅人擎着機會尋問路途一樣。

一個賣豬頭肉的小販提着燈，背着長圓的木箱呼喚着，那座門開了，一個女僕買饅頭的，一個三花的小貓蹣跚的跟在後面，田聰覺得這女僕却是生疏沒見過的。

「孟莉小姐在家嗎？」田聰走近了一步問。

「我們小姐到天津外老太太家去了。」您有事嗎？進來坐坐。

「不進去了，那麼請你們少爺出來，我有一件事告訴他是一樣的。」

女僕進去以後，她又後悔起來，覺得自己太無聊，何苦叫他出來，出來說什麼呢？假如走開已經來不及了，而且走開又太欠大方，她站着玩弄着傘柄上的化學圈子，心頭急一陣恨一陣的十分不好過。

「原來是……田小姐，請進！」孟彬穿着短褲綳汗衫，在階石上面說，很客氣，很不自然，而且冷靜中蘊着末了的熱情。

「不進去了，齊小姐好？」她的聲音非常小，而且末一句似乎沒說完，因為她覺得這句話太無聊，太違背良心。

「要不然我們出去散散步，您如果不怕不方便。」他已經走下階石來。

「有什麼不方便？散散步總不會妨礙齊……」她又停住。

「我倒是怕遇見王士華，於你不便。」

「哼！王士華！對啦！王士華……」她喃喃着。

一陣爽涼的風吹來，就如同去年游藝會散了送他們出門去的時候那一陣涼風一樣，不過比那次還涼，好像大雨就要來似的，天上黑漆漆的，街上行人也少，稀疏的路燈照得他們走着的路徑十分淒切黯淡。

「到北海去坐怎樣？」他說。

「不，大雨就要來了，我還回去吧！」

「不，你既然來了一定有事，到北海去。」

她不再反對，只是沉默的跟他往前走，不急，也不累，更沒什麼感覺，只是想到去年秋天天壇的一切和今春景福閣的一切，她簡直是啼笑皆非了。

雨果然下起來，而且來勢頗猛，路邊一個小點心舖，中國式的，也賣冰激凌汽水之類的東西，石油燈很亮的照在招牌上，他們只好進來避雨，北海怕是去不成了，店夥很高興招待他們，因為今夜生意太冷落，居然把他們讓在樓上的一個單間裡，從窗口可以望見雨裡的街景和近處幾家舖戶的屋頂，她當他對店夥要東西的時候，她對面站着，始終不肯回過頭來，聽着點心擺好的聲音，她仍然面向外站着，因為她正想法子排除眼淚呢。

「請坐啊！田小姐。」

「田……聽，你似乎是生氣了，可是你到底怎麼回事啊？」他仍然恢復了初次別離時候的聲調柔和而多情的問。

「我？我是怎麼一回事？」她含着淚回過頭來，鬱鬱地望着他。

「你忽然不理我，你爲什麼去找王士華？」他坐着凝視着她，也好像委屈的，要哭出來

了。

「你知道我的境遇嗎？孟莉沒告訴你，我們學校的事嗎？」

「莉嗎？她自然是和你說一樣的話了，可是我聽到許多關於你的事，叫我傷心。」

「孟莉的話你不肯信？因爲她是和我同謀？因爲她是你的妹妹？反去聽別人的話，這個人一定口才才好，說得你不能不相信，對吧？一定是齊小姐說的，她！原來是這麼虛僞……可是我們一向把她當作大姐看待，因爲她的勸告我才下決心，暫時沒給你寫信，你却聽她的，不用問，她對你說的自然是另一套，你說，她對你說了些什麼？」她突然坐在籐椅裡，呆地等他回答。

「過去的不要說了，先吃一點吧！可是……你和王士華訂婚爲什麼一個帖子都不肯給我呢？」

他。

「這也是謠言？誰都知道啊！又有人說你們暑假就結婚呢，所以我怕今夜在路上遇見他，他也不好像很傷心的說，而且忌妒的神色溢於眉宇之間。」

「有人說，有人說，你把這些妄造是非的人告訴我，自然有你那形影不離的齊小姐。可是她完全沒顧道德，沒顧及別人的名譽，雖然和王士華訂婚並不是不名譽的事，但是我和王士華一封信都沒有通過，更沒單獨的在一齊談過，怎會訂婚呢？你一點也沒身處地想想。」

「可是土回在景福閣……」

「那是可巧遇上的，彬！我知道你會生氣的，因為你不願我和別人在一塊，上次遇到他，他和父親又認識，不得已在一塊走着，後來看見你們，我才故意的和他站的很近，故意氣你，彬！你忘了那件事吧！我以後一定不氣你了，而且我也不再怕學校的評論了，只要沒有齊小姐作怪，我們並沒有什麼過錯啊！咱們少見面，少寫信，免得叫人注意，只是別不理我，行不？彬！你不要再理齊小姐行不？我求你，如吳沒有她我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等我畢業以後投考你們的學校，我也學文學……你別理她行不？」

「理她也沒關係，我只是不愛她，就可以啦！」

「理她？她幾乎叫咱們永久誤會下去，你還理她作什麼？你憑良心說『從此不理她』。」

「啊……」

「怎麼？你愛她，一定的。」她說。

雨聲更大了，並且有雷雨的聲音，但田聰並沒聽見，她只是覺得她和孟彬的友情就要復

原了，她高興，她喜悅，雖然他遲疑不回答，正是他愛自己而仍然疑惑王士華的事，假如給

他一個再切實的解釋，他一定就放心了。

「不然你就是還疑心我和王士華的事，好不好你明天同我去找王士華一次，他能證明我

的話是真的，好彬！只要你不再理她。」她加上這麼多的話。而且走到他身後去撫着他的肩

，安慰他，好像自己對他太冷淡而抱歉似的。

「那怎麼行？我們……我們已經結了婚。」他悶悶不樂的說。

「啊！你們！」她尖叫着，幾乎暈倒了，後來勉強依着牆站住，像一個臨近深淵的小獸

，惶惶的張望着狹小的屋子找出路，他已經站起來走到她前面。

「聽！你不會怪我們吧！我們家裡是世交，自小訂下的婚約，從先我很反對這婚姻，可是

只怪你那幾多日子不理我，不然我們的婚約是很好解除的。」

「莉也不知道，父母從先並沒宣佈過。」

「原來如此，我又多知道一件事！你……你才二十一二歲就結婚了，中國的婚姻原來是這麼荒唐，好像一個男孩子下來順便在另一家就給他生了一個後補妻子……等長到四五尺高的時候兩家就鬼使神差的給他們成了家……哈！怪不得她那麼監視人……」

「……」孟彬一向是懦弱的，現在他又茫然的找不出話來，他見她射過來犀利的目光，他又不知所措了，而且她是那麼動人的閃着長睫毛的眼睛，淺棕色的面頰上有着時隱時褪的紅潮，隨即又蒼白起來，像一座古老的象牙雕像，那麼纖巧，那麼勻稱，淚光原來是很朗潤的；但後來她堅強的收斂了自己的真情感，冷漠的望望燈光，從牆角上拿起雨傘來，無可奈何的微笑着了一下。

「……我看『您』很疲倦呢，我們再見吧！」她說的那個『您』字特別響亮，好像有意諷刺人似的。

「雨沒停哪，再坐一坐，我有許多話還沒得機會說呢。」他頹廢的說。

「雨？現在下雨嗎？不要緊，我要走！」她果決的邁着步子。

「聽！你不能原諒我嗎？你不再……？」他無告的而貪戀的望着她，他認為她今天的「

去，對自己好像是一個莫大的損失，她是這麼美，這麼聰慧。

「原諒？談不到！」她匆匆的走向風雨淒淒的黑夜裏，像一隻風雨沖激而找不着歸路的夜鳥。

他只是呆呆的望着窗外被雨籠着的夜色，沒有勇氣追出去，他不怕雨，也不怕黑暗，只是胆怯，每在他要揮大膽作一件事的時候就會覺得四圍有許多無形的手拉住他，許多無形的眼睛瞪着他似的，使他不敢有一點任性的舉動。

(四)

當田聰完成中學課程時，王士華也正從大學畢業，聽說孟彬的孩子已經會步行了……時光的光的輪子殘酷的捲走人們多少年華啊。

在當年仲夏一個黃昏，田聰答應了王士華的約求和他結婚了，兩方家長都是喜溢眉宇的望着這一對新人，婚禮行完以後，正預備照像，田聰忽然眩暈的依住伴娘的肩，失了知覺。

「聽！聽！」新娘休息室除了新夫婦以外沒有一個人，他沉靜的呼喚她。
「你一個人在這兒？」她張開眼睛。

「我一個人！你失望嗎？」

「是！我父母呢？」

「他們都回去了。」

「他們回去這麼快？他們不再管我的事了？」

「因為你已經是我的人了，他們很放心的走了。」

「那麼我方才很不舒服的跌倒了他們也不管嗎？」她說着難過起來，很任性的落着淚。

「他們沒看見，既然有我在你身邊還用誰管？方才你並不像有病，也不像累着，好像受了什麼意外的打擊似的。」他銳利的目光顯微鏡似的照大了她的隱秘。

「打擊？沒有的事，就是不舒服，好在現在已經好了，你就不用問它的原故了；走！照像去。」她掩飾着說。

「等一等，照像館在夜裡一樣照像，忙什麼？行禮的時候我早就見到孟彬的女人領着他們的孩子在來賓羣裡觀禮，後來你才看見就暈過去了，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你和他的事我也知道得很詳細，不過此後你必須忘記他！」他似乎是在下命令，站得離她很近，穿着黑色大禮服的身軀像一座山嶺使她不敢仰視。

「必須忘記他？爲什麼？」她說着聲音雖然很小，但是漸漸的在內心裡點燃着反抗的火

花，越來越顯著。

「因為你是我的！」他仍然站着不動。

「你的？假如我不答應你，也不能說天生我來就是給你預備作妻子的！」像中國一般家庭裡去了一個男孩子，尿布沒除就訂的女人似的，是你的不是你的主權在我，誰也不能命令我！」她這些話顯然是廢了大力才說出來的，聲音有一點抖。

「嘿！好，讓我們看事實吧！」他坐下了，沉默的望着她漲紅了的臉，那麼秀麗，這麼美，多少有一點未脫盡的稚氣，他想這個少年妻子終有一天會馴服如綿羊的，他微笑了，望着，等待着。

「對了，我的確是見了齊永慧氣昏了，你如果對我的往事，有所不滿，很好辦，咱們很可以給中國婚姻史開一個新紀錄。」她站起來，頭紗拖在地下，像一個不愛開屏的白孔雀。

「你的意思是才結婚就離婚嗎？其實那有什麼不可以呢？不過我還不至於那麼妒忌的不能……而且我也不忍心叫你不人鬼不鬼的就回到娘家去呀！」他有意激怒她，他的心裏却在笑着，他要看一看她怎麼處理這個糾紛。

「這算什麼？還不是說辦就辦。」她立刻就跑到妝台前去脫頭紗。

「爽快！」他敲着掌歪着頭看她風擺柳似的動作，笑着。

「……」她從鏡子裡望見他得意的笑臉而失措了，茫然的佇立在妝台前邊一句話也不說。

大約晚九點他們才到一個關市最晚的照像館去照像。

婚後王士華待她很好，舉凡她所需要的東西，他總是按時給她預備好，在他沒有工作的時候總是陪伴她出遊或者在家裡談天，外人看她很幸福，她自己也覺得他的確是一個理想的丈夫，不過只一樣，只一樣就足以叫她感到羈鳥戀舊林的感覺，總想設法回娘家去，這一樣就是他的「自找主格」人生觀所使然，她雖然不能這麼切實的給他下一個人生觀的定義，她至少覺得自己是屬於他的，在他們的小家庭裡她處在次要的空氣裡，隨便一件很小的事也不由她支配。

「結婚以後還沒到遠處去玩呢，下禮拜我告假到西山住些日子去！」他在一天下午對鏡子繫着領帶說。

「西山太新，而且太枯燥，到海邊上去吧！」她一向愛水，而且對於海永遠憧憬着，她見到許多文學作品裡敘述海的可愛，她總希望有那麼一天到海邊上去住些日子，在多變的海裡沖洗一下乾枯的心靈該多麼愉快！

「海邊？好，將來我們去，不過這次『我』已經決定到西山去！」說着，用力把領帶拉

的挺直而嚴緊。

「你決定了就不能改嗎？」她說着，坐在沙發上。

「爲什麼要改？我的意思永遠不會錯！不然我就不說。」他也坐下，和她對面。

「我真奇怪！和你相處了這麼多的日子，你就沒因爲我改過你的意思。」她怨恨的又想起往事來，她想到孟彬的溫柔，不免對王士華憤憤了；他仍然不動的坐在她對面，堅定的目光望着她，偶然熱情的影子掠過他的臉；但不久，他總用「別的什麼情緒」掩住熱情，她因之在憤憤外又狐疑不定起來：「他一定不喜歡我，可是他家託人求婚的時候是他的主動啊；他家不過是成全他的願望而已，他爲什麼呢？這樣的人會使自己幸福嗎？」孟彬也是溫柔的！比他好說話，孟彬容易受人支配，可是人爲什麼要受人支配呢？」想着想着在沒有解答的時候她茫然了，而且西山也許比海邊還好呢，不然他決不選擇這個地方，她幾乎完全降服了。

「因爲你改意思對你不見得好，所以……我們到西山去！」

「到時候你一個人去吧！」她口頭剛硬着說。

「好！那就看你的毅力了。」他又笑起來，而且很有把握的不再談旅行的事，拿了帽子出門去，天很晚還不回來。

一半爲了禮貌，一半爲了無聊，她在燈下等着他，一本福樓拜爾的波華荔夫人傳打開，在桌上的柔光裡。她看到波華荔夫人婚後的生活，那麼苦悶，那麼稚氣的對一個小狗訴衷曲，她就停下掀頁的手呆了，「是的，她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要出嫁；一個女人爲什麼要出嫁呢？」在她同情書內主角的時候又想到自己這次結婚的乏味，自己是有前途的，多少同學結束了中學生活又到大學裡去，又有一些到社會上去服務，自己在中學的成績並不次於任何人，資格也不低於他們，經濟力也足以使自己多在校門裡過幾度歲月，結果却任人支配，毫無想到反抗的嫁給他——這麼一個剛硬怕人的性格，終會吃不消的，冷汗從她的額角滲出來，脊上生了許多無形的針芒，她恨自己遺棄了自己，她恨自己放走了幾個月的光陰，爲了免除自責的痛苦又看起小說來，爲了急欲知道故事的進展，她又犯起「跳遠讀書」的老毛病來，他仍然沒回來，故事正讀到緊張的時候，波華荔夫人爲了激烈平淡的生活而走入歧途了，她在不多的日子裡和兩個男子狂戀着，丟下她的丈夫。當田聰讀到波華荔夫人的情人在遺棄她的信上仍假作多情的說着甜美的話時她怔住了，又讀到那個善於甘言惑人的男子用小指勾起幾滴水來彈在信箋上裝眼淚，她幾乎叫出來，「甘言惑人的人比冷靜剛強的人也許更可惡些。」她又讀下去，至終波華荔夫人因欠一個流氓的債而服毒自殺了，她的另一個情人正好在她死後不久結了婚，「人情不逾如此！」她讀到波華荔醫生因爲妻子死而悲痛，而深信不疑

的追念她的美德，田聰惆悵的伏在書上眼淚滂沱的流在字裡行間。

「看三國掉眼淚，真哭了？」不知他什麼時候回來的，外衣都卸了，穿着薄薄的睡衣。

「士華！」他仍不抬頭，聲音嗚咽着。

「喂！不要哭腫了眼睛啊！」他低着身子，撫着她捲曲有綴，沒脫盡新娘風采的頭髮，聲音破例的低柔。

「你怎麼才回來？」她受到他的愛撫而更感動，把頭歪在他的大手臂裡，在他睡衣袖子上拭着淚。

「晚嗎？我爲朋友辦了一件事，事成了我才回來。」

「什麼事？」

「不過是錢財的糾紛，幸虧我回來的晚，不然這本小說不會這麼感動你。」凡是他認爲沒有宣佈的必要的事，他總不肯多說一句話。

「士華！」她不知道爲什麼無緣無故的呼喚起他的名子來，自從結婚以後，她們只是以「你」「我」兩個代名辭作稱呼，今天她却破例的叫了兩次「士華」。

「你有什麼事嗎？」他仍很柔和的說。

「我想：下禮拜就到西山去吧！」她非常馴服。

「我相信你終會聽我的話，不過你如果喜歡海，我也可以答應你到海邊去玩。」

「你……是說真話嗎？你因為我改了主義嗎？」他驚實的流着淚，坐直了身子。

「真話！而且『我』也想到海邊上去玩。」

「士華！我覺得你，你太好了。」

她們幸福的計劃着旅行的事。

第二天，他們從外面買東西回來，大紙包，小紙盒……堆了一桌子，王士華特別高興，臉上那威儀的面幕似乎也摘下去，田聰也率真的和他高談闊論起來，好像一對久別重逢的朋友，距旅行的日子只有三四天。她的心早飛到海邊上去，而且把在學生時期買的游泳衣找出來，衣服雖然瘦了一些，好在有伸縮性，她歡欣的對着穿衣鏡在身上比，又把他的新買的手提旅行箱打開看來看去，忙得像一個預備過年的孩子。

日子過的很快，離着他們起程的日子只有廿四小時了，落日的金輝照着她們新房的窗子，田聰對着時辰鐘坐着，等待他下班歸來，等待焦急的時候就同窗外探頭，或者喃喃的小聲唱着歌曲消磨難熬的時間。

「你怎麼才來？」她見他匆匆地從大門白走近窗下，似喜似怨的說。

「啊！」他邁着大步已經到屋內，「我要喝涼開水。」

「你從什麼地方來？這變渴？」她從冰箱的水瓶裡給他倒了一杯水，他一口氣喝乾，仍舉着杯子要。

「東西預備好了？」他坐下，第二杯水喝的比較慢一些：「我們公司出了一件事，爲了責任關係似乎不能出去旅行了，可是我想在明天弄清楚，後天一定走！因爲我已經答應你了。」

「既然有事，我們將來再出門也是一樣。」他乍一聽不免一震，但是對他的性格已經深刻了解，再也不願違反他的意思，而且她雖沒問他們公司的事是什麼；但他的臉上那麼嚴肅，她知道一定出了關係很重大的事，旅行的熱忱，無形減少了一大半，「你雖然已經答應我，出了意外的變故也不算你失信哪！」

「好！容我想一想。」他一直想下去，不再開口，洗完臉，吃完晚飯，他似乎仍在想。「你早一點休息吧，太累了。」她說。

「我不累！我們公司有人盜了保險庫，大約明天我們必須到外埠的分行去檢察材料，才能找出目前損失的確數，嫌疑人犯都看守起來了，我也被派出去計算材料。」

「既然這樣，你更不能擅離職守了不是嗎？好！現在不許再猶疑了，決定不去旅行。」她的果斷似乎給他一個意外的喜悅，他覺得她已經受了他的同化，這麼爽快。

完，他沉思地點好紙煙。「你這次比『我』行！我心裡有一百分的不願意，不甘心；但是你却這麼果斷……」說、

「可是你去多少日子？」

「到天津！不算遠，三四天以後回來，如再有延隔，再給你電報。」

「離開北京？」她喃喃地。

「是！離開才覺得彼此的懷念，日子多了又該吵嘴了。」他說着，一個微笑掠過去。

「我只好自己悶在家裡吧！」她悵悵地。

「你到岳父家去住吧！」

「我？……我不，我不離開這兒，現在我覺得這兒什麼都是好的。」

「叫李媽到臥房來給你作伴吧？」

「不，一個人清靜。」她的聲音剛強而帶傷感。

「也好，你又抱着小說掉眼淚了。」他取笑的說，他只看了他一下，沒說什麼。

入夢後她仍喃喃地：「不旅行不要緊，」和「我的游泳衣邊上太緊……」他愛憐的嘆了

一口氣。

他起程的時候是早晨八點鐘光景，晨風把窗外的花香吹進來。田聰沉默的把手提包交給

他，而且疑慮的望着他；她初次住宿在學校望着生疏的環境一樣，想從他的目光裡找一些什麼。

「我走了，你寂寞的時候就看小說吧！」他接過手提包去。

「等一會……我有一點事。」她說着把手扶住跳動劇烈的胸膛。

「什麼事？」

「……我好像覺得……你走吧！沒事……」

「好，再見！」他握住她的手。

「士華！你是不是很……愛我？」她並不羞紅了臉，只是依然疑惑的等着回答。

「愛你？啊！我明白了，你是說的電影上常說的那『我愛你』嗎？我……真說不出口，反

正我們總是很要好的，一直到老，你放心吧！」

「士華！」她對他的回答似乎很滿意，疑惑的色彩完全消逝，留下的只是惜別的哀愁。

「這回真走了，再見！」他放開她的手，頭也不回的走出去，她默默地在後面。

當日下午他來了一個電報：

「海抵，事繁需久留。……」她的唇抖着，怯怯的親吻着電報屬名的部份，然後獨自坐在沙發裡，想不出作什麼好。

三天後他的信也到了。

「聽：

別後安抵，分行諸同仁大事招待，如果沒有把持的，簡直要沉淪在花天酒地裡；但我，絕不會受迷，第一步先辦公事，因為下馬威，得嚴肅，他們也很小心；材料和工程的帳目太亂，恐怕不是少日所能辦清的，至少需留一月，放心勿念，只是想到臨別的樣子，我怕你煩悶，妹好看小說，常去岳家，或找昔日同學談談才好。臨書懷想，匆匆祝

快樂！

華×月×日

見了信她更難過起來，而新婚後和他相處的情形沒有一件事不是反映着她目前的孤獨和寂寞；雖然想到他那頑強不化的性格，她也覺得可愛起來，她也知道一個月是很短促的時間；但她忍不住自己濃郁的熱情，而且不由得恨起他的公司來。

「我這樣對他是不是愛着他了？他愛我嗎？他爲什麼很輕視『愛』呢？」她這樣想了很久，也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天還不十分黑，她就沉沉睡去，或看着小說流淚。

她已經過了五天孤獨的日子，突然想回家去，一想到家，一想到弟弟妹妹，她馬上又恢復了少女時代的歡欣，吹着口哨換衣服，用着一柄花綢傘，在院裡叮囑了女僕幾句，就走向門外去。

「要出門嗎？我們來的不巧了。」突然的聲音自大門外的階石下發出來，她見齊大姐抱着孩子，後面跟着孟莉，她不免呆住了。

「王太太！」孟莉的聲音無力的嗡嗡着。

「沒想到，請進，孟先生，孟太太，請進。」

到屋裡，齊大姐用讚美的口吻誇着他們房內的陳設，周歲妍的眼光看着一切。

「多好啊！像個小宮殿，你多麼快樂！」齊大姐把孩子放在一張大圈椅上，自己也坐在孩子身邊。

「好麼？有工夫請常來玩吧，孟先生沒上班？」

「沒有！」他的聲音不知爲什麼陰沉起來，從先他的聲音雖然失於低柔；但是好夢一般的使她愛聽，爲什麼現在這麼陰沉，陰沉的也像夢，像噩夢，使人怕。

「唉！咱們都是老朋友，不怕你見笑，他上什麼班？他沒事作了，也是我的命運不好，咱們同學裡結婚的也不少，沒有像我這苦悶的。」

「可是孟老伯不會不管你們，我想。」

「嗚！你可別提了，管我們？要管也不行啊，莉妹先攔在裡頭。」

「孟莉？」周聰想到孟莉不盡惘然的說：「她長得很高了吧？」

「可不是，本來和咱們同班，也不是孩子啦，她總是和我們過不去，你說是不？彬？」她回頭望着丈夫，大有勉強他說「是」的神情。

「不要多說了，王先生呢？」孟彬覺得妻子嘵嘵不休怪難為情的，想法子把話改了談鋒，孩子因為大人不理她也鬧着要走。

「士華上天津了，嘔！這小寶寶叫什麼名子？」田聰伏下身去望着孩子的小臉，看她很像孟莉，不由的喜愛起她來。

「小慧，還不會叫姨呢。」孩子的媽媽說。

「很像孟莉！」田聰茫然的說。

「是嗎？我看還是像她爸爸，」說到「他爸爸」三個字的時候。齊大姐親切的又看了看丈夫。

「可不是嗎？」田聰還有什麼可說呢？只好站直了身子不再說什麼。

大家一時想不出話來，很久很久，還是由齊大姐開口了：「等王先生回來，你託託他，給『他爸爸』留心機會，他簡直不能再問下去。」

「本來我是來找士華談談的，可惜他不在家……我們很多日子不見了。」

「告訴她是一樣，比你和他談不是更有力嗎？」齊大姐卑鄙的笑着說，孟彬對妻子這

養子只有無可奈何的把臉轉向窗子。

「好吧！等一會我回家跟家父說說也是一樣。」

「對啦！我們把你出門給耽誤了，你是要回家嗎？」又是齊大姐。

「是，不過沒關係，那一天回去都一樣，你們再坐一坐。」但是客人們堅持着要回去，她只好送走她們，然後又休息幾分鐘就走向歸寧的路。

(五)

家裡似乎有什麼事故發生了，那麼寂靜的可怕！雖然每次也不熱鬧，弟弟妹妹都上學校去；但是只要母親在家，女僕們都在院子角隅的涼爽處工作，母親不時走進走出的，或者也在院裡作活計，今天不然，當她進院子，見不到一個人影，在院裡說：「媽！我回來了。」母親也沒出來，只聽得一聲啞啞衰老的聲音從堂屋深處的窗紗裡透出來：「是聽兒嗎？進來。」聲音似乎像爸爸的；但是多麼無力啊！每次不論從學校回來或是從別的地方回來，只要爸爸在家，他總要走出來，站在廊子上慈愛的等着她，這次他一定病了吧？她恐怖地邁着發抖的步子走上自屋前的階石，手抖着推開紗門。屋內更幽暗了。

在一大盆萬年青紛披大葉下，父親靜靜的坐在沙發裡，臉色很平靜，她才放心。

「爸爸！」

「士華呢？」

「到天津去了。」

「作什麼去了？」

「查帳。」

「查帳？」

「是的，爸爸！您好像不高興的樣子，怎麼啦？」她見父親不放鬆的提到王士華而奇異

的問着。

「沒什麼，不過他的性格我很瞭解，查帳是一件很難的事，查不清是不至於的；查清了
向上實報……就危險了。」老人担心的說着，左手扶住前額沉思的不說話了。

「有什麼危險呢？爸爸！反正公事公辦怕什麼？」

「按理說自然該公事公辦，但是社會人情又是另一回事……你吃飯了沒有？」

「我不餓，媽呢？」

「她到張家去看房子。」

「看房？爸爸要買房？」

「對啦！這裡的房子是行裡的，作着事住倒很舒服，不打算作事自然要搬開。」

「你不作事了嗎？」

「對啦，我已經辭職了。」

「爲什麼？辭職也好，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您太累了。」

「傻孩子，休息是不行的，大家人的生活責任誰擔負？」父親笑得很淒涼的說：「不

過改改地方就是了。」

「改地方什麼事都是生疏的，還不如舊地方好呢。」

「可是在這個行裡調來調去已經九年了，從會計主任到經理，再作下去也乏味了……而且從先一個對頭來作行裡的董事長，我不辭職等什麼？」老人提到他的對頭依然不能平靜，

站起來徘徊着。

「您說的是汪仁齋嗎？從先好像聽媽說過他，你們到底爲什麼？」

「已經很多年了，那時候我大約也是士華這個年紀，血氣方剛，凡事了是了，卯是卯，那時候他是經理，我不過是一個行員，可是我管庫房的鑰匙，有一次他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到咱家來，買了許多東西，我當時不但不高興而且很生氣，因爲他的來意，我看出來了，他如

果是友誼的拜訪是無需帶買東西的，平時他很驕傲，上司和屬員的階級分的很清，那麼更可以看出他的來意不正。」說着略停一下才繼續下去：「果然叫我猜着……他向我借庫房所有的鑰匙，本來經理可以正大光明的到庫房去查看，開庫鎖庫自然也無須他們親自動手，那天他居然鬼祟的越格找到家，我爲了職責的關係，問清了他的用意，原來他要大批的借款經營他自己一個大規模的買賣，銀行是可以放款的，木行的人借款也不爲過，但是這樣不負責任的變形放款，在我是不同意的，當時我拒絕了他，幾天後我被調到出納科，因爲他有權，我否認他的威權，馬上辭職離行，現在沒想到又遇見他……」徘徊着脚步重重地踏在舖着地衣的地板上，沉痛而鬱悶的嚮着。

「像他這樣的人怎麼會一直的升上去呢？」因聽低聲問。

「升上去？自然，因爲他這樣的人會弄錢，有錢一切就好辦了，並不奇怪，奇怪的是我爲什麼又遇上他。」他站在萬年青龐大的盆子近邊，無意的摸挲着葉梢。

「他們準備辭職嗎？」

「管他準不準，我走我的……所以我聽你說士華出去查帳我都不放心。」

「他倒不要緊，媽走了多少時候啦？」

「也許快回來了。」

母親還沒回來，田聰等着，而且想到父親許多放不下的担子，弟弟妹妹都還年少，都需
要人撫養，而自己又這麼早就結婚了，她後悔爲什麼不多讀書，到要緊的時候不能分担家庭
責任，夕陽的光照着靜穆的紗窗，父女兩個人各想着一件沉重的事。

晚飯已經擺好，母親回來了，張家的房子已經接洽好，三天後的家就要搬在另一個地方
，父親很鎮靜，母親好像很感慨。

「作了這麼多年的行長，連一所房子都沒買下，這會兒要自己有房子何必找人家去呢，
房子這麼難找？」母親因爲累勞而發牢騷。

「行長？一個走正路的人不用說作行長，作財政總長也不會發財，買房，說不定什麼時候
就得回故鄉去，買什麼房？」

「……」母親一時說不出話來，喝了兩口湯，也沒吃飯，田聰十分瞭解母親的心情，她
更恨自己不上進。

「爸爸！女人作事也能和男人一樣嗎？」她問。

「作什麼事？」

「像一個成家立業的男子一樣的負起事業和家庭的責任來。」

「能是能，可是很難。」父親搖搖頭，正好吃完飯，離開飯桌，望望女兒沉在幻想裏的

臉色。

「爲什麼呢？爸爸。」

「多方面的，能力倒沒什麼差別，只是社會上沒有女人的機會。不過，也要看個人的毅力。」

她聽了父親的話，再四的想着父親說的，「也要看個人的毅力。」「毅力！」

父母搬家以後她回到自己的小家庭裡去，見到士華一封信，說他再有一個星期就回北京來，她好像經過一番風波後突然遇見多年的知己一樣，伏在信紙上哭起來，想到父母新搬的房子那麼少的屋子，只用了一個多年未離的老女僕，父親一向沒有積蓄，新的職業一時還沒

有消息，她的心糾紛的結成一團亂麻，抓着額前的捲髮，想不出一個好主義來。

又是一個黃昏，她在黯淡中咀嚼着寂寞的苦味，安逸的婚後生活原是富有美酒芳釀氣味的，使她留戀，但想到父親事業的中落和自己的責任，又不安的想法決心放下這樣的環境，生活到另一條路上去，她想假如自己是一個男子多麼好啊，男人是不會因爲結婚就誤任何事情的，女人却不能婚姻事業兩全，必須放棄其中的一端，未來的日子正多，怎麼排遣呢？放棄那

一端呢？她在漸沉的暮色裡被不和諧的心緒攪痛了她的心。

「誰？」她突然聽見大門響，這樣隔窗問。

「孟先生。」女僕並無奇異之感的回答着。

「我，你在家嗎？」孟彬站在階下等她請。

「啊！」她惶恐的把屋裡的燈開亮了說：「請……進……」

「我來的太晚了，你怪我嗎？」他不安的捏弄着草帽的邊緣目光下墜的說。

「你……有事吧？孟太太怎麼不來？」

「她看着孩子睡覺……我來告訴你，我自己考上××公司了，希望你不要和士華說起我的事。」

「有事作總是好的，因為一個賦閒人的生活太乏味呢，不告訴士華？」她也記起行婚禮那天王士華叫她忘記孟彬的話來。

「不肯訴他，不願意叫他小看我……」他說着不勝哀怨的盯住案頭上田聽夫孀的新婚儂影。

「請坐啊！你站的時候已經不小了。」她自己先坐下。

「不坐了，我馬上得回去，」雖然這樣說着，却坐在角隅的一個凳子上，燈傘上的綠綢色的陰影照得他很憂鬱，像一個失意的幽靈。

「沒喝茶呢，坐一會兒吧！不要忘了你是士華的同學。」她看他那難過的樣子不免引出

許多往昔的懷惻，但是想到另一件事上，又覺得這一切是他應得的報復，她又笑了。

「你們的生活很幸福吧？」他問。

「自然和你們一樣。」

「我們？我和永慧？唉！你不知道我結婚後的生活……我們不要談這個好了，那邊現在我總算有職業了，也許好一點……我還是回去吧！」但是他並沒站起來。

「忙什麼？孟莉始終不來看我，我恨她。」

「但她依然沒忘你，她不肯來，你該原諒她，她的意思是……也許她知道你現在的生活是幸福的，會來看你。」

「生活！我現在才知道人類的的生活不是這麼單純的事……喂！真的，你們公司的組織是規模很大？他們用女職員嗎？」她突然說出來雖然知道失言，但已經收不回去了。

「你問這個作什麼？」

「沒什麼不過隨便談……而且我有一個老同學生活很窘迫，我替她打聽打聽。」盧榮和自尊心使她說着不必要的謊言，不過臉漲紅了而且低下頭去。

「你要作事吧？我已經看出來，是爲你自己問的，他供給你的太吝嗇嗎？」

「不，不，你怎能這麼說？你完全是神經過敏。」她微溫的看着他仍然藏在陰影裡的臉。

，比從前消瘦多了，眼裡的光却依然那麼溫柔，多情而苦痛的掀動着欲言的嘴角，她記起從先在天壇遇雨的一切，一陣辛酸從舌根通過鼻腔，眼角裡已經被淚水漲滿了。她想他是善良，溫柔的，只不過怯懦易感，多變而易動，齊大姐作他的妻子是不是能使他幸福呢？她恨不得開誠佈公坦白地各把別後的實情說出來，但是人類的習俗是不許她任性的，她忍住了，淚也嚥下去說：

「已經十點了，這麼快。」

「我走了，說不定這是末一次的聚談呢。」他站起來

「我不留你啦，回去問……孟莉好！」

他走了，不敢留戀的走了，他來了整整兩個鐘點，她說不出一縷什麼感觸，在他走後，她跪在地板上，伏身在他坐過的凳子上不起來，像一個媽媽不在家又沒人陪伴的孩子似的，一直伏到筋疲力竭才起來。

一星期後的一天下午，王士華從車上回來，還沒邁上階石的時候，迎面走來一個女人，他認得孟彬的妻子，他也知道她是田聰的同學。

先生！這兒有一封信，您在沒人的時候打開看吧！一那個女人不容自己介紹，也不容對方說話，說完了轉身就走了，好像一個郵差。

信。
他把手提包放在階下，也不叩門，依着門前龍爪槐的樹幹看着，不知自己怎樣摸到手裡兩

「王士華先生折閱」信封上這樣寫着。信封信箋都很小，叫人不相信這是一封信，倒像一張紙煙盒裡的小畫片，字跡纖細的叫人看不清。

「王士華先生：

我相信您認識我，所以不用多介紹自己，爲了我和孩子的幸福，爲了先生小家庭的快樂，我不得不告訴你一件事，我的丈夫和尊夫人在您離京後已經幾次見面，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變化，我只知道我的丈夫脾氣變壞了，對我和孩子恨如眼中刺，在沒人時他竟長吁短嘆，或者喃喃自語：如果長此以往如何了局？所以希望先生大發仁慈與不幸者協力，注意尊夫人的行爲，載惶載恐，讀完務請焚燒勿留此信爲荷。

知名不具。』

這樣一封信，這樣小的一張紙，這樣閃灼而不肯負責的言辭，却在王士華的性格和他對妻子的真摯上點了一把有油的烈火，他踢開手提包，又去踢門，他想到家裡去和妻子問個仔細，事如果和信上說的一樣，他不得不和她同歸於盡；但女僕來的慢些，而且龍爪槐的陰影吹來一陣小風，他的暴躁略減些，想到手提包裡還有給妻子從天津帶來的東西，心的堅硬也軟化了一些，他重新拾起手提包來，門也開了，他把信匆匆的裝在最裡邊的衣袋內。

「士華！」她像小鳥似的依着窗子望着他，一會兒，又從屋裡跑出來，接他的手提包。
「這麼沉重！」她提不動，交給女僕，把他的帽子接去，他並不說話，也很難笑出來，
只是像一個科學家看着自己實驗品的變化一樣的看着她的眼睛。

「士華！你怎麼才回來？家裡所有的小說我都看完了。」她如怨如慕的訴着苦。

「你一直沒到岳家去？」

「去了，我不是告訴你了嗎？爸爸辭職了。」

「那，我知道。」他冷冷地說着，很快的洗着臉。

「士華，你太累嗎？」她愛戀的走近他，她感到全身一陣沉醉，她等待着洗完臉給她
一個意外親切的擁抱，那麼多日的孤寂以及對母家的掛慮都可以消逝。

「你太累了。」他洗完臉才說了這兩個字，臉上沒有絲溫暖，沒有絲絲笑意，於是她那乘
陣沉醉和需求馬上凍結成一塊塊又冷又硬的冰，塞痛了胸臆。

「你還是你，好像不高興呢。」她仍忍耐着問。

「高興有什麼？」他笑着刷牙，總是離她遠遠地，而且不再看她。

「公事順手嗎？」她又問了一句。

「順手，就他刷着牙齒，很快，很響，又好像用着前在齒垢似的一副牙刷把刷着牙。

在階石上摔得山響粉碎，嚇得她一抖，她馬上敏感的恨自己不該把父親失業的事告訴他，他是這麼功利主義，原來和自己結婚的目的，不過是因為父親是個經理而已，於是一片廣泛的輕藐從他的心裡湧出，一切煩悶和疑慮反因之銷散，決心不多理他，保持自己的尊嚴，叫他知道自己並不會因為父親失業而卑下的有求於他。

杯子破碎了，他的怨氣似乎也破碎了，留在心裡的是英雄失勢的敗哀，留心看她不再隨着他身邊轉，冷冷的黑瞳把光從睫毛裡射向窗外去，似乎幻想着什麼，他想到她的腦海裡一定是孟彬那副溫柔的形象，他開始覺得以暴燥對付她是錯了，錯的不能再改好，以後該怎麼活下去，他倒爲難了，破天荒的他長長嘆了一口氣，而這一聲長嘆的效果比摔一個杯子來得大，她把射向窗外的瞳子轉回來，從上到下的打量他。

「用不着長呼短嘆，還是那句話，二姨就大家對付着共同活下去，不好也只好據理分手。」

「分手！分手！在初結婚你還說，我完全知道你的用意，你完全把我看作呼之則來斥之則去的一個不要緊的人物，不過我告訴你，我的性格你也知道，事情不是那麼容易要分手還得由我說起。」

「我沒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所以才說分手，也不過免除你生氣，發脾氣，爲難，由誰說

起又有什麼分別！」

「……」他沒說話，只是把含在口裡的象牙煙嘴咯吱一下咬碎，然後拋開。

夜裡悶熱的，所有的窗門都敞開才好些，田聰很早躺下，計劃着今後自己的出路，如果再靠他養着，她認為無論如何是可恥的，恐怕不會有再好的日子，可是以什麼條件來謀獨立呢？在這個注重資歷不注重人材的社會裡，她又茫然了，後來想到自己無論如何是在高中受過教育的，至少也許可以在什麼機關作一個書記，父親的朋友是很多的……她漸漸心安的沉睡着。

他把床頭的燈熄滅了，在熄燈以前的瞬間，她的臉上只是純樸天真的美，無邪的口目之間還遺留着白晝的悲哀，陡際還有沒擦乾的淚，他馬上懷疑起孟彬的女人是造謠，他恨着這樣造謠生事的長舌婦，他恨不得把這女人痛打一頓拳腳，可是一想到妻子白晝說的「不好就分手。」就不免怒火難抑了，他展轉不能安睡，他尋思着俗語說的那句「同床異夢。」他正要把她推下床去，她在夢囈中嗚咽着，訴怨似的說了些喃喃的話，他又嘆了一口氣，在漫長的黑夜裡等着天亮。

這樣相對無言而各懷殊志的日子過了三天；田聰顯然消瘦了，眼週有了深的陰影，頭髮蓬鬆着不梳理，王士華每天下班總是很晚的才回來，回來以後彼此各保持着自己的尊嚴不肯

破顏一笑，剛硬和冰冷對峙着。

「從明天起，我也要去作事了，減少你的負擔，也許可以減少你一點怒氣。」田聰說着，並沒失去臉上的嚴肅。

「你去作事？你是說我養不起家嗎？家裡的事誰管？」他的眼睛從粗重的睫毛裡射出逼人的光。

「我下班回來管。」她被他的眼光逼視得不得不轉過臉去，而聲音也只得柔和起來。

「還是分居吧！我既然在物質上不能充足的供給你，何必連累你？你回家去，和沒結婚時一樣，作事不作事總是方便的，你走吧！像娜拉似的出走，才是現代女人的風度呢。」他的口角之間掀起輕微的蔑視。

「分居就分居，天涯海角什麼地方不能去？不一定要回家，你以為女人離開家就不能活嗎？」她一聽他說回家，以為他看穿了自己的秘密，看出父親失業了要女兒幫助，自己的尊嚴倒不算一回事，不能叫他輕視父親。

「走，你這二三其德的女人，表面上也會對我作的很好，內心却和我離的千丈遠。」他站起來衝到她面前，手在褲袋裡，好像掏手槍似的在裡面捏弄着另一封新收到的信，他想攤在她的臉上，但是對她究竟有一些不忍，只是恨恨的繼續道：「今天你就走吧！把你的東西

都帶走，一絲一毫不留給我，我看了……生氣。」
她實在忍不住了，跑到臥室去伏在床上大哭起來，他一向什麼都不怕，只怕哭，聽見她的哭聲馬上後悔起來，不過先勉強的鎮靜着，大約五分鐘以後，他才把褲袋裡的信拿出，給她送去。

「一切由你，只是不許再哭……這兒有一封信是你的，我替你看了。」

「……」她的臉仍掩在枕上，伸了一隻手接信。白皙的手實在像聖畫裡的百合花，纖美的指上閃灼着結婚戒指的光。

「我們言歸於好吧！」他想着，但沒說出口來。

她的頭側着看信，正是孟彬寄給她的，很短的幾句話，大意是說有一個學校聘教員，請她去接洽，她看完信，已經把哭的情緒打斷，不再哭了，把信放在床上，無言的尋思着。

「現在好了是吧？他的信！」他氣昂昂的坐在床邊上：「起來！還是預備走吧！你們早計劃好了的。」

「這有什麼？並不犯法呀！」

「你爲什麼話他找事？叫他小看我。」

「我真不明白一個女人不情願叫人養活着，出去謀自立會叫人小看嗎？既或小看，也只

是對我，你不用擔心。」

「那麼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真是毫無關係了嗎？那麼不用再說什麼了。」他站起來從衣架上摘下帽子來，內心悸動着，痛苦着，幾乎落下淚來，但是他咬緊牙：「我到晚上再回來，我走後，你預備你帶走的東西，我回來以後不要見到你絲毫的痕跡……」

他邁開大步走了，從窗外傳來他踏在階石和走遠了的脚步声，一聲聲都打在她的心上，痛楚如鋼鐵的練子緊緊地，一道一道的束住她的身心 and 魂靈，她想跑出去拉住他，對他說：「不要生氣，我不離開你。」她覺得對父親的責任沒有對他的責任重，從此她要作他孝順的賢妻。

但是在她的骨子裡有一種天然的反抗性，她不能對一個輕視女人，並輕視父親的人低頭，她要自己活下去，給他看一看，說不定會給許多有這樣輕視女人思想的人一個打擊，她開始坐直了身子，仔細重讀孟彬的來信，信是被王士華拆開的，她雖然不怪他私閱她的信；但見信上許多大總統，她知道他是爲忌妒而用力抓握的，「他一定愛我才會忌妒的，」她想着又幸福的微笑了一下，「說不定他將來會因爲我改了輕視女人的思想呢。」

但是他早已出了家門，走遠了。

突然一陣可怕的靜穆和寂靜侵襲着她，她覺得自己陷在一個無底的深淵中，她覺得所有

的人都遠離了她，忘記了她，她必須逃出這一切可怕的際遇，她必須很快的，掙脫痛苦的捆綁。

「找爸爸去！」她自語着，窮途遇救的歡樂起來，什麼東西也沒收拾的回到父親的家裡去。

(六)

和王士華角的事她始終沒對父母說，只是她住了幾天不肯回去，父母奇怪起來，派人去請王士華，據說他把小家庭的女僕打發走了，搬開。到公司去請他，他推說有病，不見人。

「你和他吵嘴了吧？」母親在屋內沒人的時候這樣問。

「媽……」她哭了，哭得嗚咽地說不出話來。

「爲什麼？」母親非常焦急地又加緊了一句。

「因爲……」她仍然哭。

經了母親的追問和探詢，知道她要出來作事，引起王士華的不滿，事情却鬧得這樣嚴重。

，母親叫她親自回去和他言歸於好，免得日子多了更生疏；但她不肯遷就，並且在次日的上午找孟彬接洽那個聘教員的事，結果因為這是一個中學，作中學教員起碼要專門以上的學校畢業才够資格，既或文憑是假的或者由一個名人寫一封證明信件，證明這人確由什麼大學畢業亦可，否則是不會被聘任的，在這個重形式不重人材的時代裡，文憑比天才，道德……都高一等的，假文憑也是一樣，田聰落選了，她心灰意冷的聽見那個中年矮胖校長說：「以後有機會，短不了請田女士幫忙的。」她田內心裡泛出一陣惡涼之氣，全身毛髮悚然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時已正午，在烈日下她並不感到熱，只是被憤恨與苦悶煎熬着。出了那個生疏的校門，不知走那一條路，街上的來往行人的憧憧也叫她覺得奇怪，她想：「他們為什麼這麼忙呢？也許像我一樣為生活而奔馳吧？說不定他們也有的人去接洽事情呢。」她茫然的走在馬路邊的人行便道上，忘了孟彬還跟在後面。

「彬！你怎麼在這兒逛起大街來了？孩子病了，我打電話找你，人家說你沒在班上，臨時告事假出去了，嗚！前面不是王太太嗎？」齊永慧簡直是一個怪可怕的鬼魂，不知她從什麼地方追蹤而來的。

「我來陪她到×中學接洽事，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了嗎？」孟彬雖然對他太太不滿；但是

事實上她又沒有具體的煩惱，而且又聽說孩子病了不覺十分焦急：「孩子什麼病？」

「到家就知道，王太太還用他送回醫院去嗎？」

「不，我自己會回家。」說着對孟家夫婦點頭走開。

「王太太！你們搬家了嗎，怎麼走到那邊去。」齊永慧有意的探索人家的秘密。

「嗯！」田聰含糊的應着走遠。

孟彬很難堪的隨着妻子走向回家的路。

田聰到家以後感到十分的燥渴，一氣喝了兩大杯冷水，然後頹廢的躺下，似睡不睡的振不起精神來。

入夜，天很黑，沒有月光，由窗子可以見到深空的繁星，纖小的光引起她許多瑣碎而疲乏的記憶，婚後的生活使她見到一個真正男子的性格——一種可愛得迷人而可怕得逼人的性格，她對他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她年紀還輕，她所知道的一點人生經驗有限，此外還知道一點小說裡人們的生活記載，那裡面告訴她夫婦的生活是甜密的，一個知識婦女是受崇敬的……但事實上好像都與之相反，夫婦之間並不是單純的甜密，乃是多方面的複雜況味，叫人處之覺得可怕離之又感到悵惘的一種生活，知識婦女在社會上更不是一味受崇敬，乃是要接受紛亂的世人待遇，舉凡一切人與人間的糾葛都要碰到，一切冷漠，歧視，陷害，攻擊都

要忍受，她像喝多了激刺性的飲料，展轉反側的睡不着，後半夜，她才在夢裡見到王士華，又見韓永慧正和他說話，好像把她和孟彬在街上同行的事都告訴他，他張着兩隻大手向她撲來，她驚醒了，身上全是大顆的汗珠，後來她病了，在病裡想念王士華；但她沒說，家裡人因為有第一次的經驗都不肯再去找他。

她病了整整一個月，等痊愈後自己照鏡子時，驚訝的放下鏡子，不敢相信鏡子裡消瘦的影子就是自己，就是田聰的真形像，她呆立了很久的時間，想不出分毫的方法來脫離一切自然的安排。

在舊曆七月末，父親突然從外面很高興的回來，臉都沒擦洗，就叫田聰到堂屋去。

「聽見！你坐下！我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什麼事啊？爸爸！」由於父親的快樂感染得也忘了愁悶，微笑着坐下，好像等着說故事的孩子。

「我又有了職業。」

「啊！」她聽到父親因為有了職業而高興，她感到至深的悲酸，好像父親的負擔永遠放不下，自己永遠不能分擔，她簡直說不出別的話來。

「可好啦，孩子們不至於停學了。」母親從後間屋走出來說。

「別的還在其次，她必須養好了病，想法子叫她跟士華和好才對，」父親說出他唯一的焦慮；「她近來吃的太苦，簡直缺少營養。」

「可不是，唉！這孩子好像變了，沒有從先爽快了，什麼也不肯說，到底她倆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母親說。

「其實也沒什麼不能對人說的，反正在我不能自立的時候不去見他……」她不敢正眼看父母：「和好了有什麼幸福？」

父親不再說話，昂頭思索着，母親仍不住的怪她不會保持王士華的敬愛。

父親仍沒改行，仍然是一個銀行的經理，接職不到一月，門外車馬不斷的有人來往，從先一度離散的行員們也都找上門來，空手來的父親都很客氣的招待他們，帶禮物來的，都退還，而且對田聰說這些人是最可怕的東西，據說這些人都是鏡花緣上說的兩面國的人，一手可以送你禮物，另一手却握住小刀，到必要時把你的頸項一割，準保你不能抬頭，這些日子飯局又多了，父親又重新服起胃藥來。

田聰幾日來被矛盾的心理弄得很紛亂，她想父親東山再起又有了好的地位，無論如何王士華會知道的，說不定最近可以見到他，他會來懺悔的，想着想着她不由的更生氣了，她決定在他來的時候諷刺他一頓，又想還是不見他，這樣一個以岳父的地位為轉移來對待妻子的

人未免太卑下，這樣的男子是多變而殘暴的，她不能和這樣的人言歸於好，即使她忘不了他也不能妥協，因之她又想到孟彬的確比王士華好，他是不會因為父親失業而輕視人，反倒幫助人的，不過她覺得王士華的言行一向剛直堅強也許不完全如她想像的那麼卑下；但是他這麼多天並沒有一點懺悔表示，究竟是爲了什麼呢？聽了父親的地位又好轉起來，他會來見她嗎？

許多日子過去了，又到仲秋，王士華仍沒有到田聰的家，她的心也隨着天氣冷下去，而且多感的發鬱着，對任何事也不發生興趣，終日躲在一個角隅裏看書，父母爲她想着各種排遣愁悶的方法，結果都是庸醫的藥，對她的病症分毫無效。

有一天她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快信，倒給了她一個巨大的新激動，她記起前年寄給陳先生的信，已經二年多，才來回信，時間雖然隔得這麼遠；但她並沒減去希望：

「田聰：

去年我曾一度離開巴黎到里昂去，不過里昂居民對我國人以及對一切有色民族的僑民都深切的歧視着，那種滋味絕非想象所及，所以今年春末又回到巴黎，前幾天我無意中去拜訪從先的房東——一個聾耳的老婦婦，他交給我一封信，據說是我離巴黎不久就接到的，想轉給我又不知道我的新住址，這信在那老太太的棹上擺得都成了淡黃色，罩了一重輕微的愁煩

的色彩引起我無限的鄉愁，這信是你寄來的，你對現實生活好像不十分滿意，可是又沒明說你究竟爲什麼懊惱，你正在年輕有爲的時期，的確該振作一下。

你有到巴黎來讀書的意思嗎？其實如專爲讀書，在國內讀書更好，更能學一些課內的知識，在這兒除了幾個特殊用功的或特殊聰明的學生以外，成績並不見得有我國學生那麼整齊，不過爲擴張見聞我却希望你快來，看看這兒人們的生存競爭吧！看看這兒的文化表現吧！在黎明或黃昏你可以聽見巴黎聖母寺的鐘聲，那霧俄一度描述過的，在夕照裏或在燈光下，你可以坐在人行便道的咖啡座上，那是世界人種的展覽會，在那兒除了婦女們化裝品的奇異香氣偶爾弄得你頭暈以外，很足以使你流連不忍散，文學史上常說的文人聚集的沙龍裡也沒有這兒有趣，你如果留心報上的像片，說不定在這些咖啡座上見到一些名優或大作家的流的人物，在靜穆的十字街頭會有古代英雄的影像，他們的龐大的影子會引起你古遠的夢幻來呢。

而且我們可以在禮拜一三五的晚上到劇院去，在巴黎看法國人演茶花女多麼好，禮拜二四六到劇院是必須穿禮服的，所以我總是躲避着這些日子。

來吧！我可以在教會辦的專科學校替你找到公費生的空額，如果自費就更好辦了，我們可以選擇學校，到巴黎再學法語，有英文底子是不難的，到非說法國話不可的時候，比在國

內學得更快幾倍的，專誠等候着迎接你，並祝

旅安

××

×月×日

另附沿途行程指南及諸般用費表各一份

她說完信飛似的跑到父親面前，倒把老人家嚇了一跳，她用最速度把陳先生的信宣讀了一遍，父親鎮靜的想着什麼，良久沒說話。

「爸爸！叫我去吧！我回來以後可以分擔您的重担，說實在的我一見您的頭上有花白頭髮，或見您爲了應酬而赴飯局之前皺着眉頭服胃藥的時候，我的心就刺痛難忍，恨不得要求您再辭職，由我來維持家計；但是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知道自己沒有什麼資格，在這個社會找一個自己糊口的職業都很難，更不用說負擔起一家人的生活責任了，爸爸！叫我去吧，我可以知道許多事，回來也會帶一個資格來……」她匆匆說完，說到末了有一點喘不好氣。

「士華那方面怎辦？」父親只擔心這一件事。

「他？……我只好寫信對他實說了，隨他……離婚也可……以。」她一想到士華總有些不安；但她要按自己的意思作下去，她受不了他那無形的威力和輕蔑，她暗自堅定着內心的規劃，她不再動搖了，她要爲自己找生路。

她預備到天津上輪船，後來因了水淺，轉向青島，臨行她給王士華一封很簡短的信向他

報告一切，並且答應他無條件的離異，他說：她倆性格不同，又走着不同的路，她決心出國，忘記以前的一切……信寄出去，心裏果然毫無牽掛，本來還想給孟彬一封信；但是想到齊永慈也就不肯寫了。

弟弟妹妹都從學校告假來給她送行，二妹和三妹都長得大起來，在她們天真的眉宇間也都有着她婚前一般自謂不凡的神色，三妹一向有着男孩子的性格，頗有四方之志。

「大姐怎不早告訴我？我也跟你去。」三妹說。

「等我走後到那兒再給你們找機會吧！這筆路費也不是小數目啊！」

「何必一定留學呢？要求學在中國有的是可學的。」弟弟又說着他一貫的主張：「不過大姐又常別論，你的確該換一換環境了……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那麼早結婚。」

弟弟在近幾年來改變得太快了，雖然還不到二十歲；但身材性格，以及思想完全像一個新時代的前進人物，他的聲音和身材一樣的偉岸沉着，不輕易歡笑，也不輕易發怒，他反對早婚，反對舶來文明，在學校的成績並不好；但當時一代校內校外的少年們都喜歡作他的朋友，他對於一般忠誠的朋友永遠盡力幫助他們；但是他認爲虛偽的人，或是過於愚蠢的人都說他驕傲。

「那麼你一定等着三十歲再結婚吧？」二妹問弟弟。

「說不定，我認爲一點專業也沒成就，很早的拖上家庭的担子，無論如何是不合理的。」

「他究竟年紀還小，說到自己，還有一點臉熱；但馬上又鎮靜了，「我去送你吧！大姐。」

「學校不忙嗎？」

「不要緊，好在用不了多少日子，回來可以趕上。」

「也好，那婆咱們跟爸爸說好，就不用別人送了，我很不願意這麼一點小事弄得人人皆知。」

「我也送你去。」三妹說着大有立刻起身的準備。

「不用，都送我，更難過。」

「……」三妹沒說什麼，多少有一點不高興，她想爲什麼哥哥可以去，她不可以去呢？

「回來以後你就成了法國姐兒啦，還不一來就 *Quinze* 嗎？（是的，先生了）或者一口一句的 *Patisien*（巴黎的）。」二妹生來的樂天派，從來不解愁滋味，她雖然知道姐姐要走遠了有一點難過；但她不肯帶出樣子來，而且用她一向的口吻把別人的憂心抓走，沒事尋愁覓恨是她最輕視的。

「得啦！知道你才學了幾天法文就說出來了，也不管對不對。」三妹越沒學過第二外國語，她認爲說別人不賴的話是不道德的，所以她又認真了。

「……」田聰從結婚以後很少和弟弟妹妹有長時間的聚首，好像和她們有了隔閡似的，今天爲了自己遠行四個人又聚集起來，真是十分感動，當她看見弟弟堅定的目光時，她忍住過於感慨的神色，免得弟弟笑自己懦弱。

第二天早晨她就要起程了，父母吩咐了一些話以後各回臥室去，她們四個仍在院裏，半圓的秋月冷冷的照着她們，她們各自無言的仰首天空，看月光從珠網上滑下來，田聰多日不唱歌了；但今夜她唱起歌劇裡的夜曲來，另外三個人也隨着唱，二妹每次作一點什麼事總要笑幾回的；但這次沒笑，弟弟的低音像古琴的長絃響，三妹上齒咬着下唇作着提琴聲，這無言的曲調更動人。

「咱們四個！作什麼都够數……我回來以後還要來一次大合唱啊！」田聰感動的淚終於落下來，月色更明澈的照着四個人影，臥室的窗裡不時有人探出頭來看他們，看看他們四個。

在父母的阻止聲中兩個妹妹偷偷的往她的手提包裡塞紀念品，像片以外各把心愛的東西給姐姐，絲線纏的八角像片架子，繡着字的小手絹。三妹從廠甸買的古磁小花瓶，瓶底下有乾隆珍品四個小紅字，瓶子是深藍的，有浮豔的梅花朵，全瓶也不過有姆指大，當三妹初買到它的時候不許誰多看一眼，現在居然肯送給大姐，在她是下了多麼大的決心哪。

得了贈別品的姐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知是笑着還是哭着，拉着送禮物的手。望着弟弟妹妹們無那的臉，堅定自己的志向，她要爲他們開路，爲他們拓荒……

火車是一頭有理智的怒龍，噴着汽，循着軌道衝向秋日的原野，弟弟在對面座位上沉靜的看書，田聰呆望着狂了似的倒退着的景物，去了，離她遠了的一切，成捆的嘉禾堆在田邊，農婦農夫們按着他們忠誠的目標工作，而結果他們得到了幸福的收穫，他們對這狂馳的火車也有什麼感想嗎？他們對這些偶爾在車窗裡露面的乘客是不是覺得可笑呢？「不坐火車也活一輩子。」坐火車的也被他們看作「無事忙」呢。

「還有三站就到青島了。」弟弟放下書本。

「是嗎？」

「嗯！」弟弟側身憑着車窗。

「現在可以見到海嗎？」

「那邊！有帆船的地方就是。」

「啊！」她見夕陽下的海是淡紅色的，白帆閃着光，一切像神話裡描寫的海濱黃昏，「我在這些地方上輪船嗎？」

「不，這些地方並不是青島啊。」

了。
「海！更清楚了，我看見海浪……」，她驚訝的叫出來，一向憧憬着的海，好容易見到了。

但火車一轉灣，高大的建築和樹木又把海景遮住，當火車進青島站的時候已經萬家燈火了，在京大的月台的雷燈光下，有幾行戴着紅帽子的腳夫，和穿着靛衣的旅店招待客人的夥計們，一齊叫着，說着各旅舍的名字。

她們住在一家臨海的旅舍裡，放下行裝就依着窗子看海，月亮更圓些，海上一派幽靜，浪花互相擊打的聲音簡直不能叫她安睡，這聲音在小時候把大貝殼扣在耳朵上聽到的，有一種力量引人沉入冥想的境界中。

「休息吧！我已經很疲乏了。」弟弟躺在一張大沙發裡，閉上眼睛。

「好！我就睡。」她擦燃了燈坐在燈台上對外看着，好像希望海面上出一些異象來滿足她此時的心緒似的，在古希臘的傳說記載着一個少女名叫希洛，因為父母把她捨在維納斯神廟轉作女尼，她終日在那海島古廟的塔窗上向外望，後來一個游泳名手——一個美少年愛上她，每夜泅水來會她，於是她也改為夜櫻在塔窗上瞭望，一直到了一個暴風雨的冬夜他死在大浪裡，她也殉情投海為止……這些被愛情類透了生命的古人，又使她想入非非了，在情感方面她是永遠要生活在溫馨的愛情裡的；但在性格上，她又不能忍受男子的一切，她想不出一個

合宜的對策來處理自己的矛盾，她只是呆望着水天一色的幽暉出神。

(七)

「誰？」她突然聽見有人輕輕的叩門，弟弟已經睡沉了。

「我！」推門進來一個高大的身影，站在門邊不往前走。

「你！」她擦亮了燈，進來的人是士華，她簡直有些手足失措：「你怎麼也來了？」

「我來給你送行。」他坐在一個長凳上，把帽子放在凳子的一頭。

「謝謝！」她退到台邊。

「你沒想到吧？我來。」

「倒是猜着你該來見我，不過我想你是到我家去，沒想到你暗中跟着來到這兒。」父親不再尖酸，他才肯來，簡直是可恥，她把臉轉向窗外不再說話，她固守成見的生着氣。

「我來道歉，聽！從先我錯了，我錯怪你了，你現在預備走這麼遠！我很難過，我現在想信你並不……」她啜嚅着，悔恨自己的莽魯，她怕提起孟彬來，不然他一定把齊永慧的挑撥行為說出來，他不肯多提孟氏夫婦，他又不慣於說道歉的話，他也口吃起來說不全他要說

的話。

「我並不……一定依賴人活着，我並不難過，我爲了自己的堅定而自滿。」她仍不肯看他。

「你……一定要明天走嗎？」

「一定！」

「你再等兩個禮拜怎樣？」

「爲什麼？」她回過頭來，見他的眼裡有着從未有的光彩，他的確很痛苦的等候着她的回答，如果在初婚的時候她見到他這樣的目光，也許她不會對他有懼怕的情緒，也許她會大膽的愛他，大膽的和他共同過活下去，但現在這樣的眼光除了叫她覺得他可憐以外沒有別的感覺，有一點輕蔑是真的。

「因爲我也要走，證照要等……」

「你到這兒去？也到巴黎？」

「自然，你到那兒，我也到那兒。」

「那何必呢？爲了避免你自己生氣也要遠離我才是。」

「不能，我離開你以後只有痛苦。」

「那些日子爲什麼不找我？你一向是不肯使自己痛苦的。」

「因爲……不要提了，過去的叫它過去吧！」

「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冷酷……」

「我以後一定改！你等我！！」他又發着命令。

「不能了，我一切都安排好了，不能再改。你是有前途，有地位的人，我却是才開創我的生活，我不要你因爲一時的衝動誤了你的前程，也不願意你的命令誤了我，現在就說一聲再見吧！」

「你的話仍是氣話，我等着你真正的回答。」

「我很理智，沒有氣話……」可是她的聲音有一些抖。

「姐夫！多日不見了。」弟弟坐起來，像大睡初醒的樣子。

「大弟弟！你方才睡着了？」王士華見了弟弟有一點不安。

「對啦！失迎！你們談吧，我出去一會兒就來。」弟弟到外邊去，他很希望姐姐和王士

華言歸於好。

「你不能走！你一個人怎能走這麼遠的路？如果你不等兩個禮拜，你就跟我回去，永遠不要說走，我的前途就是你的前途，我的事業更需要你幫助，你是我的副手，我不能離開你。」

「……」

「我不要作副手，我要作我自己的事，我已經決定了，再也不能改。」

「真的嗎？你完全決定了？」

「真的，永遠不會再改！」

他的臉突然蒼白起來，好像一個判了罪的囚犯，他的嘴緊閉着，重新坐在長凳上，她不敢多看，他的一言一動都在吸引她；但他的過錯不能蒙她原諒，她現在理智包緊了情感，熱情囚困在內心裡，她一陣陣的需求着投在他的手臂裡，訴說多日別離和被遺棄的悲哀；但一陣陣剛強的毅力却揮散了情感的需求，她知道現在是一個難關，是一個難戰勝的誘惑，她深知自己的情感早已成了他的俘虜，但另一種力量却尋求着自己的生路，他是可愛的；但是他給人的愛却是堅硬的鉛球難消化，何況他又那麼易怒呢？在人不知覺中，他會怒氣凌人，叫人不能活，這樣的行徑多少是有一些殘暴的。

「既然不能改，我也沒法子，我是尊重別人自由的，可是我只再求你一件事，在今天午夜前，你不要離開我。」他抬起頭來，她聽見他的聲音又有些低柔，憐憫的下垂着眼簾，聽着他的要求。

「好……吧……可是弟弟怎麼還不肯進來？」她說着向門口看一下。

「我請他到我的房裡去吧！」他走出去。

她一個人在這生疏的房裡，聽着海浪的聲音，和醫室留聲機的旋律，她感到孤單，她感到無限的空虛。

「我怎麼在這兒？一個人！」她自語着，對未來的一切感到茫然，無聊地拿起弟弟拋在小几上的書，是屠格涅夫的『煙』，她從前也看過煙，書裏主人翁的感覺，使她起了共鳴。

「煙！一切都是煙。」她喃喃地小聲囁嘆着。

突然她覺得獨自伴着他坐半夜是很危險的，說不定熱情焚化了自己的堅決，結果仍然伏在他的脚下，作他的副手。一切前途全完了，最多作他的前途點綴者，要想有一個獨立的性格和前進的生活無論如何是不行的，她不能眼着自己勝不過誘惑，她不甘心犧牲已定的規程，她把屋門從裡面扣好了，並且用一把椅子頂住，也不要弟弟進來，只留下自己一個人，休息也好，沉思也好。

他的腳步聲近了，大步子，迅速地走到門外，推推門推不開，叫着「開門」她也不應，外面似乎要猛力擊破門，她用兩個手推住椅子，聽着打門聲，心跳，但已經這樣作了又怎能反悔呢？

門仍然敲打着，但她的臂膀却被人從後邊抓住，她回頭見正是王士華。

「你……怎進來的？」她又累又氣的問。

「你沒翻窗子。」他靜靜的說。

「那麼誰還在外面打門？」

「弟弟幫我！」

「這麼一點事還有戰略啊！」這時打門聲停了，果然聽見走開的是弟弟的腳步聲。

「因為你太容易變化了，聰！到底什麼事叫你這麼拒絕我？人總不會沒有過錯的，從先怪我，現在你只要肯原諒我，我一定發誓爲你改我的脾氣，你能不走嗎？我從來沒求過人，現在我再求你不要走。」

「已經……說好了，我一定陪你坐到十二點！別的不要再提。」她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出；但是並沒失掉內在的剛強，她想從他的手掌裡掙脫，不過他已經擁住她，鐵桶似的抱住她的上半身。

「聰！你叫我還說什麼？你不肯叫我好好活下去。」他的眼睛裡滾出大顆的淚珠，火熱的唇和着淚焚燒似的狂吻着她的臉，「你只要電影或小說上溫柔的甜言蜜語，你很早就要我說『我愛你』但是我不會，我不能，我給你的是真正男兒赤熱的忠心，你却把這一片赤誠拒絕在門外，你所追求的只是夢，你拒絕了真實的幸福，我現在只能說『我恨你。』我恨你走開

，你帶走我的幸福，你……」

「放開我！我是人，我受不了你這對付大家都有富裕的蠻力！你放開我！我知道你是一個真正的君子，你也說你尊重別人的自由，我給你的信已經聲明了和你脫離……你不能這樣，我走了你可以找別人完成你的幸福……你放開我。」她雖然已經陶醉在他的狂愛裡；但是這樣的行為已經不應當再發生在他倆之間了，同時他的力量過猛，她爲了躲避而扭折得腰腹全奇痛起來。

「我恨你！」又一陣狂吻，然後把她推在那張頂門的椅子上。

「哎呀！」她慘叫一聲，額際有豆般的汗珠湧出來，臉色由白而青，張着嘴，喘息着，像一尾離了水的魚。

「你怎麼啦？」他聽她的叫聲不平常，又見了她青白的臉色才從瘋狂裡嚇醒，手足失措的大聲問。

「沒什麼，腰痛……」她閉了一下眼睛，頭髮蓬鬆着，樣子很慘。

「我又作了一件什麼事啊！」他徘徊着，抓着自己的頭髮。

「還有十分鐘……就十二點了……」她有氣無力的說。

「你好一點了嗎？」

「好啦！方才只是一陣。」她掩飾着自己的痛楚說。

「只要你好了，我馬上就走都可以，你不要怪我，我實在太……有話說不出口，又不願意你走，才發了瘋，你現在到床上休息一會兒吧？我馬上走，省了你看我生氣。」

「不，再等十分鐘！」她反而戀戀的說。

「你明天能走嗎？」他担心，怕她病了。

「怎麼不能走？真話，無緣無故的為什麼不能走？」她唯恐再有什麼阻力，明天走不了，所以裝出笑容來，咬牙說沒有什麼，其實她的腹內絞痛，而腰部像跌折了一樣的痛，在痛疼中她感到一些異樣，這種痛疼是從先所沒經驗過的，鏗聲無情的敲了十二響，她辛酸的望着面前一度作過自己丈夫的人。

「好，我走了，明天：碼頭上見？還是到這屋來？我現在完全聽你的。」他已踱走近窗台。

「好！再見了。你明天早晨再來吧！弟弟也住在你的屋裡吧！我要一個人靜一會兒……再見。」她伸出手來。

「唉！」他不敢緊握，怕再引起她什麼毛病，捧着她的手痲痲的不放下。

「再見！希望你幸福！我不是一個賢良婦人！你能原諒我！我是一個向外發展的女人，

在咱們的社會裡是沒有這樣女人的幸福的，你再……選擇妻子的時候要小心，你如果能遇見一個賢妻，一定會有大成就的……」

「不要說了。」他放下她的手，頭也不同的從窗口跳出去，然後又回過頭來說：「如果難過請接洽，找我們，我給你請大夫去。」

「不，我又沒病，請大夫幹嗎？」她仍坐在椅子上。

聽他的脚步走遠了，她才緩緩站起，奇痛過後的麻木肢體，她才發現方才的確是受了重創，在浴室裡她看見小產了不成形的胎兒，她的全身毛孔都有涼氣冒出，懼怕，痛惜，惡心……她不知怎樣處理這個遭遇。

等她收拾好了她的身體和衣服，把那個受殘害的生命萌芽放在一個磁製的香粉盒裡，蓋好了，支持着搖搖欲倒的身體走出旅舍，到沙灘上，用一把菜刀深深掘了一個穴，把磁盒子埋葬了，雖然不久就會被海水沖跑了；但目前，在小母親的心裡也很安靜，在月光下，她小心翼翼地把磁盒捧在沙穴裡，戒子碰它一下發出微小的聲音就算爽饋吧，海浪呼哨着生之哀歌，算葬曲。

「我愛海，你也愛海……」她喃喃着，佇立了一會兒，直到不能支持的詩候才回去，綫長的身影拖過小小的沙墓。

「我不會受傷吧？記得媽向張嬌說，小產以後靜養幾個月就好了，我到了法國先休息半年再上學。」她自己想一陣，怕一陣，始終睡不好，腹雖不痛，腰還酸痛，她恨自己太粗心，事前一點也不理會，早知這樣，何必出來這麼急？不過，也好，倒可以少一個累贅，明天一定走，在輪船上休息是一樣的。

近黎明時候她才朦朧入睡，夢到一個很好玩的小孩子，張着只有四個小牙的嘴叫媽媽，她去抱他，又沒有了，她醒後半天才睜開眼睛，原來眼睛有一點腫，大約是夜裡到海邊上去叫海風吹的。

早晨八點多鐘，弟弟和王士華都過來了，見她的眼睛和臉都有一點腫，都擔心起來。

「我看停幾天再走，好在船票一星期之內隨便那天走都可以，先到上海是一樣。」弟弟說。

「我看也是這樣好。」士華很少這麼隨從過人。

「不，不要再耽誤了。」她依然堅決的說。

後來王士華對弟弟耳語了幾句，他們就不再說什麼。

在人聲噪雜中她上到將起錨的神隴號，一陣催送客的人下船的鈴聲響了，她的心悸動着，望着弟弟從船上走到碼頭上去，人群裡找不到王士華，許多送別的人向輪船揮着手怕，汽

笛吼叫着，船身動了，再向人群望去，只見弟弟揮動着白盔，悵悵的伸着頭向她張望，她覺得和弟弟越來越遠了，她必須離開這塊故土，並且在臨行前到底沒見到王士華，她痛苦的把臉藏在右手裡，左手向弟弟告別，甲板上有關懷的乘客吟着夏威夷的別離歌，輪船的發動機放肆而有節奏的響着，她要走了。

天海一色的秋日啊！擺在她面前的一片片茫茫的廣闊，她回過頭去，見來處的海岸只是一道線，在這條線上拋下她所懷念的一切，她的父母，弟妹，故國的一切事物……還有他，王士華，是的，在她的心裡佔了很大地位，而孟彬的影子却完全模糊了。

她不忍離開甲板，她始終坐在一張大帆布椅上望着遠遠故土的一線。

天漸晚了，西方一片晚霞照在海上，比前日在火車上見到的那一角海更美，更偉大，全海上閃着荷花瓣似的紅色光波，人間被點染得異常華麗，她沉醉着，暫時忘記留戀着的一切，海風吹來，覺得翩然如出籠的鳥雀，翱翔在海闊天空的宇宙間而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

「這正象徵着自由的可愛。」她想。

晚箋的美是短暫的，漸漸暗淡了，由紅而紫，由紫而灰黑，散開來，是無邊的暮色。風吹得太強了，她有一些不能久停的樣子，而且灰暗的暮色使她不愉快。

「這是別離的顏色。」她喃喃着，想從躺椅上坐起來；但是眼前一片黑，又坐下去，坐

歪了，跌在甲板上。

「瞧！你的確病了。」原來王士華跟牠來到船上。

「你？」她哀怨的，依着他的手臂，鎮定着昏暈跌倒的軀體。

「我不放心才跟你來，我見你病了。」他扶她半臥在躺椅裡，他蹲踞着身子，小心翼翼的守着她。

「我沒有病……我就是有一點累。」她仍然強嘴。

「你沒有病，你休息休息就好了」他突然柔順的說。

「你並沒有護照啊！」

「不要緊，你好了我就回北京，不出國不要護照的……」

「啊！你回北京？好！你不會總跟着我嗎？」她神志不清的問，不知是願意他回北京呢，還是要他護送。

「我不總跟着你，你放心……我決不防害你的自由。」

「啊！現在是早上是晚上？」她張開眼睛望着灰突突的一片。

「晚上！」

「天黑了！該吃晚飯了，是吧？」她的聲音越來越小。

「聰！不要說話！！你太累了。」

「……」她果然不再說話，閉上眼睛。

他不敢再動，不敢多說話，不改姿式的守着她，他也想到許多不幸的事，他想她萬一不幸死了，自己就隨了她去，他深嚐到離開她以後的苦滋味，還不如死了痛快。

「士華！」她又張開眼睛。

「啊！」他趕緊湊近她答應着。

「你回去，從青島過……對着海濱旅舍的窗子……那塊沙灘上，靠近那座小亭子，你留心，掘……有一個小磁盒。」

「那是什麼呢？」他像聽故事一樣的問。

「你拿到北京去，把他埋葬好……我想海水不會沖走他……他是……昨天晚上我小產了。」

「你爲什麼不早說？」他跳起來，焦灼地搓着大手掌。

「本來不想告訴你，可是不放心，沙灘上的土太鬆……才說出來。」

「是我叫你受傷了，我太自私了，我不瞭解你，你太偉大！聰！我可怎麼好；我是個魯分沉痛的說。男子！你好好保養吧！萬一不幸，我死了也不能安……我一定照你的話作去。」他的聲音十

「不要難過，我們都還年輕，如果有緣……有這麼一天我們彼此看着對方努力的成績也是可喜悅……的。」她安慰着他。

當船停泊在上海的時候，田聰的精神漸漸復原了，王士華雖然怕着離別的一幕；但總是絕望的，他也恢復了原有的奕奕英姿。

他從上海的藥房裡買了幾樣滋養藥品，又買了許多應用物件送她；她樣樣收下，雖然沒說謝他的話；但時時對他微笑着，他也得到莫大的安慰，而且認清了幸亂的真諦。

別離終於很快的來了，他只得如約不再送她。

上海的碼頭總比別處來得神氣些，把淡的別離也裝飾十分美麗，賣花紙條的女孩子沿着將啟程的船奔跑着，成打的鈔票握在她小小的手掌裡。

船身又移動了，無線電發大音響發送着各國的名曲，漸漸地，牽在兩人手裡綫長的紙條拉斷了，別開了，耳鼓被太聲，汽笛聲，音樂聲震得發顛。

她沒有聲音，沒有眼淚，痴痴地看着她唯一的送行人，他的頭不時的轉開，好像不忍心多看她臨去目光，他的帽子握在左手裡，只招着空空的右手，她勉強向他笑着，揮着白色的手帕，遠遠地從他的視線裡退去。

舉着右手的人已經看不清了，上海碼頭也不能兩樣的成了一道黑線，又是一個黃昏。

直到月亮升起時，她還希冀着從角落裡跳出她所思念的人來；但這回却不可能了，他不會再來陪伴她，現在她才真是孤伶伶的一個人了，任天宇和海面變化他們的景色吧！這一切都不足以引起她的注意，因為她又記起自己的前途，「不努力不能活」是她的信條。

在極度寂寞的氣氛裡，她打開他臨別交給她的信：

「聽：

我現在很清醒，不但瞭解你，而且對自己的未來也有了一個澈底的計劃，好，讓我重複地說一句你的話吧！『有那麼一天我們看看彼此努力的成績。』我並不是一個頹廢的人哪！我要叫你因我的成績而快樂。

到青島我一定去找那一度叫你受苦難，並且受了我殘害的小遺跡，放心吧！

別了去聽！只求你不要忘了在故國永有一個性格雖魯莽，而心地真純的人等你歸來，聽！
「噢！我的心亂了，好像還有話對你說，只是一時想不起來怎麼說法，反正你明白我。聽！你就這樣毫不留戀的走了嗎？『噓！我求禱祝禱你。』

士華。

「是的，你還有沒說出口的話，你始終沒說一句：『我愛你。』」她在晚上的海風裡獨自語着，向西北方遙遙望去，並且輕輕吐了一聲喟嘆，沒人聽得到的小聲息。

偶爾有浪花的碎星濺在她的臉和手臂上，她感到涼爽，覺得靈魂都甦醒了，天上許多大塊大塊的烏雲，加上輪船噴出的黑煙，構成了一個神魔的世界，月光也失色了，秋夜原沒有夏夜迷人，再看到這烏黑的一切更會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但是她此時正沉醉在機輪的推動聲中，有節奏而雄偉的進行曲，大聲響着：「前進，前進。」這黑的夜過去該有怎樣一個不平凡的黎明啊！她對着這煙雲混亂天海微笑了。她再也不知道什麼是恐怖！

「奔流」後記

整整一年了，自去年馬櫻花吐蕊的時候開始寫，到桂子飄香的八月才寫完了這篇五萬字的創作——奔流，初次是在創作連叢第四輯「沒有光的星」裏發表的，有許多朋友會給與它過高的期許和鼓勵，因之我自己也對它偏愛着，而把它作了這創作集的名子，本來人性都有一種豪放成分在內，只不過是隱顯不同罷了，誰不愛李白那一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誰不希望自己的豪放之情不受拘束？誰又能不愛「意志自由」？爲此我偏愛着「奔流」，至於技巧的粗拙我正等待着熱心的先進們指教。

「利巴嫩的香柏木」是取材於舊約聖經中智慧的「以色列王，所羅門」宮廷裏的故事，古老的小亞細亞王國裏的盛衰現象，其體製却是我大胆的嚐試作，因之更希望有人給它以不客氣的批評。

至於「背叛」和「彭其偉萬歲」乃是對人性的虛偽成分而發的，說它們是哀鳴也好，嘲諷也好，就是說暴擊也未爲不可，虛僞，虛僞……處處可以遇得到，可怕的，暗霧似的虛僞，把人間的光明弄得慘淡了，我們該衝出這重重的暗霧，因爲尋求自由和趨向光明都是切要的啊！

現在「奔流」終於出版了，在欣愉之餘謹向所有助它出版的朋友們舉手致謝，朋友們！爲「奔流」乾一杯！酒也好，茶也好，我們要的是「情緒」。

華北文藝叢書

短篇小說集

京西集 張金壽著

短篇小說集

蟹 梅娘著

長篇創作

蓉蓉 聞國新著

短篇小說集

鬼 蕭艾著

劇本集

半夜 陳綿著

短篇小說集

緊衫 蕭菱著

短篇小說集

森林的寂寞 袁犀著

長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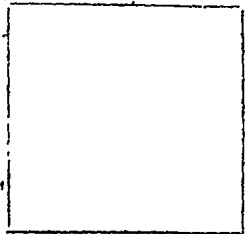
影 趙際棠著

短篇小說集

風網船 關永吉著

華北文藝叢書之十
奔
流
雷
妍
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付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一日發行
版權所有



1——5.000

發行
編輯者
印刷
北京南池子聚華會館內
華北作家協會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總售處
北京王府井大街四十六號
馬德增書店
電話五局四八三四

1944

1944

1944

1944

